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2021年·第2期·总期: 150 + S\$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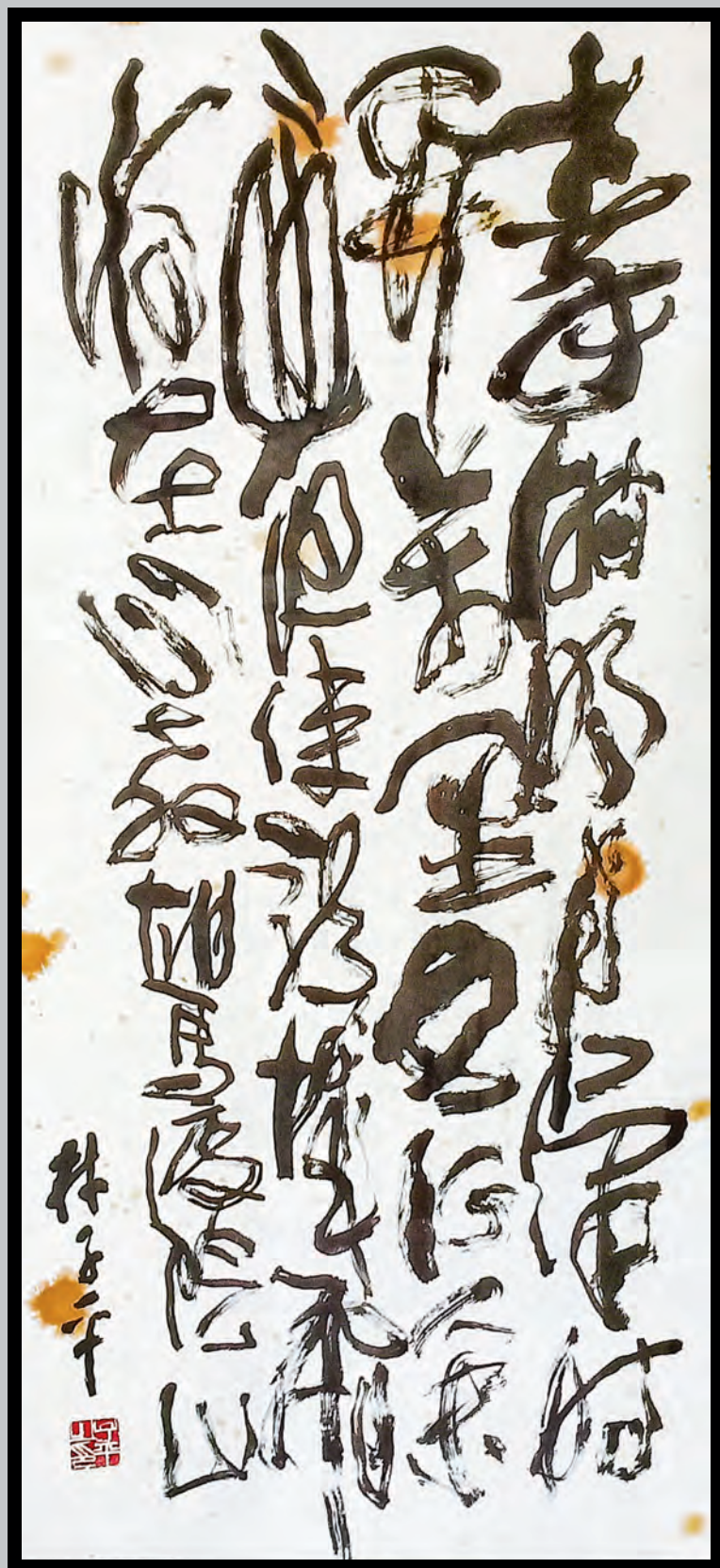
平淡天真的艺术家林子平

- 繁华散尽：林谋盛十三弟谋炎
- 服务人生 回馈社会——中医师张磊
- 书香、墨香、茶香交融的年代
- 为专业华乐团奠定基础的顾立民
- 为文而生 鞠躬尽瘁——黄孟文专访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林子平书法作品 65x135 cm

编辑语

文·谭瑞荣

2021年·第2期·总期：150

《合洛路周遭的时代剪影》文末有这样一段话：“眼前仿佛涌现出一幕幕的剪影人生：有再难过的日子，咬一咬牙根就能熬过去的生命力；也有为不幸人士伸出援手的潺潺暖流。”

人生，既漫长又短暂。其美与丑、善与恶、冷与暖、生与死等种种人生情态演化而成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会凝结成一幕幕的剪影，让人有“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之感。但编辑完这期的杂志，又感觉这些“剪影”显得如此鲜活！

《神秘的麻亨航道》展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古航道，并用“川江号角”和“纤夫的爱”形象地勾画出了古代马来半岛船夫的生活剪影；《繁华散尽：林谋盛的十三弟谋炎》通过对林谋炎生平事迹的疏理，借助一些珍贵的史料图片，让林路家族的兴衰及二战对华人家族的冲击，剪影般跃然眼前。

有关人生的剪影，我们还可以注目“先贤后裔”，一睹张磊南来星洲，在中西医疗领域的执着追求；信步“艺术长廊”，浏览平淡天真的林子平对书画艺术的百年厮守；翻阅“戏如人生”，且看姚瑞明儿时追求的“百宝箱”如何梦想成真；聚焦“文坛掠影”，领略黄孟文与“文”相濡以沫的儒雅人生。

还有“余音缭绕”中为本土华乐奠定基础的顾立民、“星洲回眸”里为本地华文书业坚守至今的宋兆裕……这一幅幅、一幕幕的人生剪影，在本期的版面上是如斯清晰、如斯耀眼、如斯动人。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编辑顾问■

郭明忠 方百成

■编辑委员会■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白毅柏 吴文昌
陈嘉琳 徐李颖 陈煜

■总编辑■

谭瑞荣

■副主编■

欧雅丽

■英文校对■

李国樑

■总代理兼发行■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Blk 8 Lorong Bakar Batu #06-12
Singapore 348743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设计、分色、承印■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Blk 8 Lorong Bakar Batu #06-12
Singapore 348743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出版准证■

ISSN 2382-5898
MCI (P) 030/02/2021

■出版■

2021年4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目录

- p.4** 旧貌新颜 合洛路周遭的时代剪影 李国樑
- p.9** 南洋纵横 神秘的麻亨航道 刘家明
- p.12** 吾乡吾厝 繁华散尽：林谋盛十三弟谋炎 陈煜
- p.16** 先贤后裔 服务人生 回馈社会 孙宽
—— 中医师张磊
- p.20** 总会专递 新马学者共同编注百年古籍——《三州府文件修集》 廖文辉
- p.22** 星洲回眸 书香、墨香、茶香交融的年代 张夏炜
—— 华文书店与美术活动的渊源
- p.25** 余音缭绕 为专业华乐团奠定基础的顾立民 郭永秀
- p.28** 艺术长廊 平淡天真的艺术家：林子平 赵宏





p.22 星洲回眸



p.25 余音缭绕



p.59 文坛掠影

p.32 戏如人生 走进姚瑞明的“百宝箱” 沈芯蕊

p.37 杏坛岁月 看——谈创作的要诀 尤今

p.40 建筑情缘 良木园酒店 虎威

p.42 华语华文 从“吃风”说开去 汪惠迪

p.44 医药保健 流汗沾衣热不胜 李日琳
—— 观汗知病

p.46 坡岛探幽 游新云南花园 李喜梅
—— 走一趟缅怀感恩之旅

p.49 观点碰撞 文明的支柱力量——价值观 胡林生

p.52 狮城艺事 新加坡跨文化舞蹈的创作 蔡曙鹏
—— 从《阿里和法蒂玛》谈起

p.57 国际之窗 爱心书屋 满溢爱心 丁元芳

p.59 文坛掠影 为文而生 鞠躬尽瘁 齐亚蓉
—— 黄孟文专访

p.63 本土文学 遇见2020 陈雅恩



文图 · 李国樑

合洛路周遭的时代剪影

1858年命名的合洛路（Havelock Road）位于大坡，跟新加坡河并行。那时候新加坡和印度一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雇佣兵前往阿富汗和缅甸，为英国扩张势力。他们军阶低微，处处听命于英国将领，还得自付旅途和行李费；此外传统的种姓制度亦因征兵而受到破坏，累积起来的情绪导致兵变。合洛将军（General Sir Henry Havelock）受委镇压叛变有功，因此出现合洛路这条“将军的路”。

新加坡独立前后，合洛路周边的木屋区和老店屋，或受祝融光顾或被拆除，新组屋取代旧貌，河岸景色尽入眼帘。转眼间半个世纪前的新组屋正在变老，见证昔日充满民生气息，如今则是越夜越精彩的河景。至于坐落在河畔“新巴刹”原址那两座较迟兴建的组屋，反而无缘迎接21世纪的到来。

大坡一条街上的三个巴刹： 新巴刹、同济医院巴刹、珍珠巴刹

“新巴刹”指的是旧地图中的爱伦坡巴刹（Ellenborough Market），重新发展后克拉码头商场（Clarke Quay The Central）的所在地。新巴刹和隔邻的潮州街（保留在克拉码头商场内）曾为蔬果批发中心，1968年一场大火将爱伦坡巴刹化为灰烬，小贩在潮州街上重新营业。河畔的组屋落成后，附近同济医院前的路边摊迁入屋檐下谋生，可惜组屋不满20年便被拆除了。

这里也是俗称柴船头的潮州人地盘，从印尼跨海而来的火炭船在桥头靠岸。黄昏炊烟，饭焦的香味飘落河面，提醒行船人该回家了。柴船头的潮州美食特别丰盛，虾枣、卤鹅、猪脚冻、肉骨茶闻名遐迩，亮记和万兴潮州菜馆就是在那儿起家的。

柴船头的前身为甘榜马六甲，早在两百年前，马六甲人跟着驻扎官法夸尔来到此地安家，阿裕尼于1820年创建的回教堂Masjid Omar Kampong



新巴刹（柴船头）被祝融光顾后所兴建的组屋，如今为克拉码头商场（Clarke Quay The Central）的所在地



过去的潮州街蔬果批发中心。（图片来源：郭义珠）

Melaka就是从前甘榜的老地标。为殖民地政府工作的马来文豪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来到这儿居住，完成《阿都拉传》（Hikayat Abdullah）这部19世纪的重要文献。

跟新巴刹百米之遥的哇燕街（Wayang Street）同济医院露天巴刹专做夜市，架着绿色帆布顶的熟食摊和成衣日用品摊位于下午四点左右陆续开市。晚风带着锅气、汗水和沟渠的异味，霓虹灯下加鲁达手表广告特别耀眼夺目，摊贩食客共同打造夜市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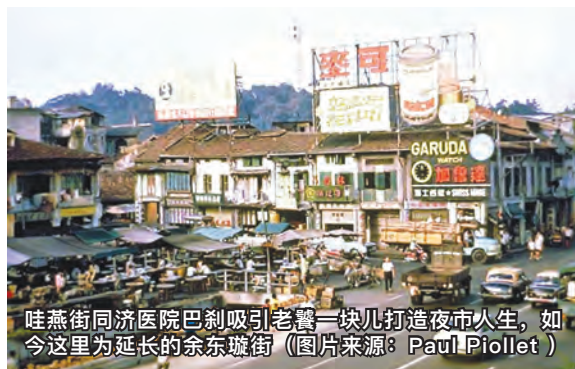
同济医院原建筑乃受保留古迹之一，如今是一家保健品店。同济医院的诞生可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中医慈善医疗萌芽的阶段。来自广东新会的“中街七家头”有感于“贫苦之辈，偶染

疾病，往往僵卧于街头巷尾，听其自生自灭，惻隐之心油然而生，乃聚首磋商同济医社于单边街（North Canal Road）”，为附近居住的水手苦力提供免费医药，后来各籍贯人士都参与同济医院的博爱济众事业。运作25年后，同济医社才以同济医院的名义迁往哇燕街，1976年迁入振瑞路（Chin Swee Road）的新大楼。

无独有偶，1966年圣诞节前夕的大火将半个世纪的珍珠巴刹烧毁了。这块地段重新规划后，兴建起大家熟悉的珍珠坊和珍珠百货商场。

珍珠巴刹得名于背后的“靠山”（珍珠山），从前珍珠巴刹的最大特色是早晚变脸，白天家庭主妇买菜下厨，夜间江湖卖艺人点亮大光灯，缨枪刺喉、仰头吞火、胸口锤石、以烧红的铁链自残等，推销家传的万能药膏和跌打酒。由于珍珠巴刹附近有大华、东方、金华戏院，自然成为男女相亲、拍拖的好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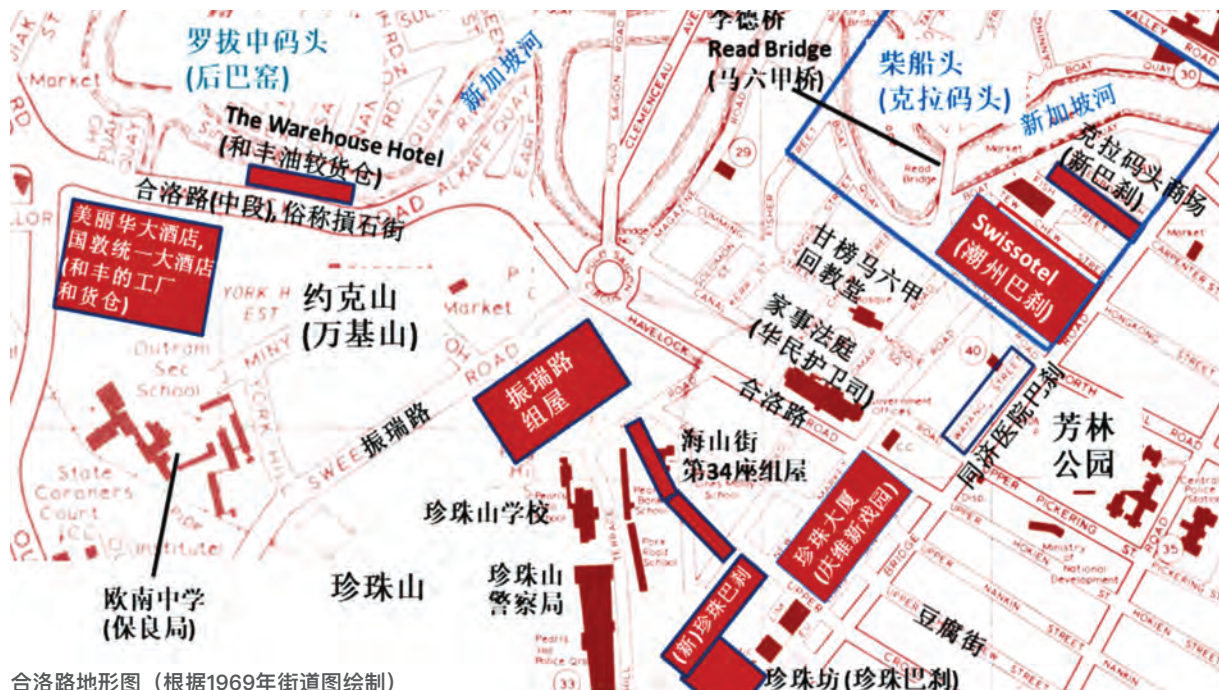
珍珠巴刹的另一特色就是挂着“茶室”招牌的烟酒铺，店主聘请“茶花女”跟客人猜拳聊天，目的无非带旺生意。《南洋商报》的一篇文章形容茶花女像桌布，铺在茶室的桌子上，尝尽百味杂陈的都会人生。



哇燕街同济医院巴刹吸引老饕一块儿打造夜市人生，如今这里为延长的余东璇街（图片来源：Paul Piollet）



19世纪落成的同济医院属于国家古迹



合洛路地形图 (根据1969年街道图绘制)

珍珠山罪案掀起反黄运动

珍珠巴刹所在地柏路 (Park Road) 是个三教九流之地, 民居与“黄赌毒”同在屋檐下, 形成从前新加坡的社会缩影。这一带对本地社会影响最深远的, 莫过于1953年10月12日中午时分, 15岁的女学生遭奸杀, 凶徒心狠手辣的干案手法震惊新马社会。学生团体发起反黄运动, 指责殖民地政府纵容黄潮泛滥, 造成罪案层出不穷。中正中学的短剧《打黄狼》将政府比喻为十恶不赦的野狼, 民间反殖的情绪日益滋长。

上世纪70年代初政府将柏路重新发展, 其中海山街第34座组屋是特色项目之一。20层楼的组屋分成三大版块, 一楼到四楼的行人通道让行人安全地来往珍珠坊与振瑞路, 顺便在各层商店购物。搬迁到这里的多是受到市区重建影响的附近居民, 至于住哪一个单位是通过公开抽签决定的。

我的中学同学刘省民原本住在直落亚逸街一带的旧店屋, 就读的蒙福女学校也是设在福建会馆旁的旧店屋内的。他乃海山街组屋的第一批居民, 虽然那时候的组屋设计简单, 单位面积也较小, 好处是有自己的厨房和厕所。厕所外摆张圆桌, 就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庆祝节日的好场所了。

洗良传绝招

振瑞路组屋停车场顶楼的红星酒家, 是一家由昔日粤菜“四大天王”中的冼良和许国威主理的粤菜餐馆。40多年坚持下来的推车点心, 早已成为红星的招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新加坡迎来粤菜的辉煌期, 大世界有咏春园和宝石酒家, 新世界有大东和北京酒家, 快乐世界有大同, 小坡有皇后、国泰和大新, 大坡有天一景、南天、大东、南唐和新纪元等。冼良和许国威就是那个年代在国泰酒楼学艺后出来创业的。

机缘巧合下, 90多岁的冼良传授我两招食材料理的心得: 第一道“三浸白斩鸡”, 先煮滚一锅清水, 将生鸡置入过水, 前后三次。再将水煮



珍珠百货商场与珍珠坊为昔日珍珠巴刹与柏路所在地

滚后，把鸡只置入滚15分钟，做出来的白斩鸡柔而不软，又有嚼劲。第二道“针刺三层肉”，无论蒸煮烤炸，都先用针刺猪皮，让肥猪肉皮层下的脂肪从针孔流出来，吃起来才会肥而不腻，口感丰富。

合洛路华民护卫司

合洛路有座于1930年重建落成的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原主就是华民护卫司了。

1877年成立的华民护卫司是管理华人事务的部门，第一任司长毕麒麟（William Pickering）能讲流利的华人方言，除了斡旋调停帮派械斗，也负责扫荡非法的雏妓和人口贩卖。

华民护卫司成立十年后加强赌博管制，影响私会党的收入。一名私会党员恶向胆边生，走入毕麒麟的办公室，手挥利斧砍在“大人”的额头上。虽然毕麒麟的伤势痊愈了，但已无心恋栈，辞官归故里，回到苏格兰。

殖民地政府认为凶徒“必有匪党串合，预设奸谋”，决定跟帮会正面交锋。时任总督史密斯（Sir Cecil Clementi Smith）通过社团法令来关闭所有私会党，同时成立由华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来管理华社。当时有些帮会关闭了，有些则潜入地下横行近百年。

搵石街不只是打石而已

阿卡夫桥这一带的合洛路中段俗称搵石街，搵石是福建话打石的意思，据说这里有九间相连的福建人店铺，经营墓碑、石磨、敲打碎石的生意。

大坡客纳街养正学校旧址俗称大门楼，搵石街也称为大门楼。搵石街大门楼有殷商林秉祥和和丰油较与和丰雪文厂，出产风行新马三十年的

和丰椰油、椰干、椰粕、肥皂等。油较的意思是用滚轴绞椰干榨椰油，雪文则是肥皂。和丰工厂的数百名员工多数是大门楼的居民，原籍福建诏安，形成“自己人”一条村落的格局。

和丰油较货仓有自己的码头让驳船靠岸。百多年前兴建的货仓反映当时流行的风格，如今转型为典雅的The Warehouse Hotel。马路对面有和丰油厂、肥皂厂和货仓，厂址是今天的美丽华大酒店和国敦统一大酒店，背后是俗称和丰山、万基山的约克山（York Hill）。

1963年万基山木屋区发生火灾，两千多人无家可归，那是继两年前河水山大火之后的另一浩劫。政府批准救济基金的捐款豁免缴税，让公众筹款和捐献旧衣物，发挥民间守望相助的精神。

约克山上有温情

约克山上的12座组屋坐落在惹兰固哥（Jalan Kukoh，强大的路）和惹兰民亚（Jalan Minyak，油路）两条山坡路上，这个仿佛钟摆停顿的地区就是将近一个甲子前的灾场了。古老的组屋窗口面山对河，平民百姓的住家也可欣赏锦绣河山。这里的租赁组屋住着多户老人家，由无偿的义工协助他们的日常起居。

山上的欧南中学是新加坡独立后的工艺中学之一。那个年代新加坡推行工业化，初中学生每个星期都必须上四个小时的金工、电工和木工实习课。我赶上那个年代，到欧南中学的“工厂”实习后终身受用，如今家里一般的维修工作依然由我一手包办。

欧南中学的原址为百多年前创立的保良局，为被逼为娼及从妓院逃出来的女子提供栖身之所。随着时代的演变，保良局也成为被遗弃、虐



百年和丰油较货仓为昔日叱咤一时的和丰油较与和丰雪文厂保留时代印记，货仓已经转型为酒店



从约克山（万基山）的组屋看新加坡河，色彩艳丽的桥梁为阿卡夫桥

待的女孩，或从富裕家庭逃出来的妹仔（奴婢）的安身处。二战结束后，约克山保良局原址成为社会福利部属下的家居手工艺中心，让女孩们学习谋生的技能。现今的新加坡少女收容所可视为昔日保良局的延伸。

合洛路东西南北走一回，过去讨生活人家与当下平静安稳的社会交叉重叠，眼前仿佛涌现一幕幕的剪影人生：有再难过的日子，咬一咬牙根就熬过去的生命力，也有为不幸人士伸出援手的潺潺暖流。至于再往北走，俗称乌桥头的合洛路曾经是私会党黑区，留待下回再谈。

参考文献：

- [1] Cornelius-Takahama, Vernon, "Havelock Road",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29_2004-12-15.html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 [2] SINGAPORE RIVER WALK,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October 2016.
- [3]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Historic Ellenborough Street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20/06/15/ellenborough-street-history/> accessed 17 August 2020.
- [4] The Straits Times, 南洋商报，星洲日报。
- [5] 杜南发主编，《同济医院150周年文集》2017年9月。
- [6] 李国樑，《保良局》，《源》2013年第四期，总第104期。
- [7] 李国樑，《反黄运动》，《奔向黎明新加坡民间记忆》水木作坊出版社，2016年。
- [8] 李海鹰，“无限风光忆合乐路”，www.sgwrings.com/bbs/viewthread.php?tid=33263 accessed 1 September 2020.
- [9] 刘省民访谈记录，2020年9月5日。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Havelock Road interweaving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Singapore

Havelock Road, named after a British General in the mid-19th century, runs in parallel with the Singapore River. The surrounding is interweaving with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narratives of Singapore.

Masjid Omar Kampong Melaka, the two-century old mosque, is hidden quietly among modern building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area. The mosque was established just one year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 although it had been reconstructed several times. The Read Bridge which spans across the Singapore River still carries the name Malacca Bridge used by the older folks.

Munshi Abdullah who worked for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completed his book Hikayat Abdullah when he stayed in Kampong Melaka in the 1840s. Hikayat Abdullah is an important source to study into the local social history.

With more warehouses built along the river banks, Kampong Melaka was occupied by Chinese immigrants who came from the Teochew county, China. Kampong Melaka transformed into "Cha Chun Tau" which means "charcoal boat jetty". Tongkangs carrying charcoal from Indonesia berthed at this Teochew merchants' dominated jetty.

The ceased to exist Ellenborough Market was sitting on Cha Chun Tau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market had a nickname "New Market" probably because it was built after the "Old Market" (Lau Pa Sat). When the Teochews congregated here for their wholesale businesses, it gave rise to the naming of the adjacent roads as Tew Chew (Teochew) Street and Fish Street. Only Tew Chew Street remains today within the compound of Clarke Quay The Central, which is the original site of the New Market. It may sound remote that new HDB flats cum three-storey podium were erected on this prime land in the 1970s before turning into commercial and leisure sites barely two decades later.

At the third floor of the podium was the hawker centre well-known for Teochew-style dishes ranging from braised goose, prawn rolls, bak kut teh and pork trotter jelly, among others.

In the 1980s, the street hawkers at Wayang Street (now renamed as Eu Tong Sen street) in front of Thong Chia Medical Institute were relocated to Ellenborough Street Hawker Centre. Despite that the big open-air canal was badly polluted with floating garbage and strong stench right next to the street stalls, many locals liked to frequent Wayang Street for sumptuous meals.

Further down the road was the old Pearl's Market housed in zinc shacks. This large and bustling market was probably one of the oldest pasar malam. In 1966 just before Christmas, a huge fire broke out and destroyed livelihoods of many who pursued their trades in the market. The then newly-formed URA decided to rebrand this plot of land into a commercial cum residential estate. People's Park Complex, OG department store, Upper Cross Street and Chin Swee Road flats replaced the gambling dens, brothels and deteriorated houses.

Jalan Kukoh on York Hill is a neighbourhood comprising rental flats of which older folks make up a part of the population. Once upon a time, this was where Ho Hong's oil mills and soap factory workers lived. The Warehouse Hotel by the Singapore River was converted from the century old's former Ho Hong Oil Mills warehouse. The Ho Hong's name can still be seen near the top of the hotel facade. A major fire in the early 1960s destroyed the workers' quarters, leading to redevelopment of York Hill into a small HDB estate.

The York Hill's Outram Secondary School sits on the site of the defunct Poh Leung Kuk, a welfare organisation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Poh Leung Kuk had provided shelter for suspected victims of forced prostitution as well as prostitutes who managed to escape from brothels, unwanted or ill-treated girls and domestic slaves. It may be seen as the Singapore Girls Home of yesteryears.

神秘的麻亨航道



文图 · 刘家明

第一次发现马来半岛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河”，是因为马来文化馆展览的一张古地图（图①）。地图的马来半岛向左拐了个九十度的弯，半岛的东岸向北，西岸向南，不过新加坡仍然在南部。图里的文字相信是爪夷文，不过重要的名字如克拉（地峡）、北大年、彭亨、雪兰莪、马六甲和柔佛，甚至新加坡都已被后人译了出来。因为没有其他资料佐证，所以对这条大河留着一个疑问。国家图书馆于2015年举办的大规模地图展，接着也看到更多类似的地图，可以破解谜团。



马来文化馆的马来半岛古地图

在大约1542年，德国数学家塞巴士登·缪斯特（Sebastian Münster）根据托勒密（Ptolemaeus，公元87-168年）的原图印制的地图（图②）里，称为黄金半岛的马来半岛在Coli这地方就被大河分割了，不过它也错把苏门答腊岛算成马来半岛的一部分。后来意大利的地理、旅游学者乔万尼·巴蒂斯塔·拉姆西欧（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于1563年制作的地图（图③）里就更正了苏门答

腊的位置。而把马来半岛“切开”的制图，一直到1598年由荷兰人林士楚登（Linschoten）根据葡萄牙保密资料绘制出的地图（图④），甚至由制图家麦卡托（Mercator）在1623年印制的地图（图⑤）里都一样。不过到了十八世纪以后印制的地图里就只见到整体的马来半岛了，那会不会是制图者以讹传讹的错误呢？



塞巴士登·缪斯特根据托勒密地图印制的亚洲地图（1542年）



乔万尼·巴蒂斯塔·拉姆西欧地图（1563年）

葡萄牙在1511年占领马六甲，根据著名葡萄牙作家、制图家、学者伊瑞迪尔（Erédia）大约在1605年左右的记载，在马来半岛没有这



林士楚绘制马来半岛部分的地图（1598年）



麦卡托在1623年印制的《东印度地图》



伊瑞迪尔绘制的地图

么一条完整的水道，在他制作的地图集里，麻坡河的上流与彭亨河的上流之间，是由一条所谓的“拖曳道”连接起来的。他也在地图上注释说通过这条拖曳道，从彭亨到马六甲只需要六天。在这里船和货物要通过陆路进入水路，这就间接证实了古人说的彭亨河以及麻坡河是“相通”的。（图⑥）

综合了以上的资料，加上“谷歌地图”之助，“考古、挖史”也就方便多了。从地图自关丹以南的皇城北根附近的彭亨河口往西循河前进，过了中部清禄市（Chenor）往南转入彭亨河大支流色丁河（Serting），到了森美兰州的马口镇（Bahau）附近，居然与麻坡河的大支流占婆河（Jempol）“并流”，两河相距最窄之处竟然只有四百米左右而已！（图⑦）

根据马国历史和地理记载，在马口镇与占婆村附近就曾有一条“拖曳道”（Jalan Penarikan）。原来在古代，从彭亨来的货船到了这里，就会由“纤夫”顺着Jalan Penarikan把船拉过色丁河，到了占婆河继续航行到麻坡河，于是北根和马六甲两个皇城就由这古渠道连接起来了。想不到在马来半岛早就已经有“川江号角”，以“马来-南亚古语”（Malayo Polynesian）唱着“纤夫的爱”了！

有了这条由拖曳道连接的水道，在阅读一些马来古文献时，很多难想象的空间问题都可以解释了。例如在书上读到“暹罗王由彭亨河进攻马六甲”，当时就自问为什么暹罗王会笨到要故意涉水再翻山走远路去征伐马六甲呢？书上又说马来英雄汉都亚“骗”美女荻佳（Teja）与他从彭亨由水路“私奔”到马六甲后再献给苏丹马穆，但那可是沿海且还要绕过海盗猖獗的新加坡的远路呀！还有，马六甲末代苏丹马穆被葡萄牙军追杀时亦是“借水遁”到彭亨的，但当时葡萄牙已封港攻城，马穆不可能有正面突围的勇气南下绕过新加坡去彭亨的。原来这“秘密航道”其实就在马来苏丹皇朝的“后花园”，也怪不得历代的宰相（“班塔哈拉”，Bendahara）的采邑都在彭亨，他与水军总督（“勒沙玛纳”Laksamana）护着的应该就是这条“麻亨航道”了。目前在Jalan Penarikan附近，还保留着一个暹罗将军的陵墓，证明了暹罗大军曾“到此一游”。1930年代，英国在马口建了铁路，拖曳道也慢慢被忘记了。现在马来西亚当局已在该处立了一个大路牌，记录着这一段历史。（图⑧）

顺便也提一下地处几条大河支流交汇的马口镇，它地势属于低洼湿地，水源丰富，适合种植水稻之类。在日军占领新加坡的昭南时



从现代地图重画古“麻亨航道”

代，日军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和集中控制人民，半哄半逼地把新加坡人迫迁到两个设在马来半岛的垦殖区。西方人和华人天主教徒的垦殖区就是马口垦地了，另一个是在柔佛的兴楼（Endau）垦地。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4

月，日军共遣送了约两千人到马口。可怜这些“白领移民”不谙农耕，再加上热病、虫病尤其是疟疾，饿死和病死率高，到和平时生还回国的人不到四分之三！

根据马来西亚的地理资料，原来麻坡河与彭亨河在几十万年前本是同一条河，沧海桑田，才分成东西两河，也才会有这古航道的存在。这古航道在当时的使用量还蛮高的，它也被记载为“新加坡拉替代航道”。后来河道渐渐变窄变浅，商船越来越大，载货量也越来越重，加上南向的东南亚各国的需求增加，拖曳困难。或许就因为这样，“麻亨航道”的经济价值才没被激活。不然的话，新加坡的历史可能也就又要改写了。



在马口镇占婆河边竖立的纪念板（取自互联网）

（作者为本地电子工程师）

繁华散尽：

林谋盛十三弟谋炎



文·陈煜

图·林路家族后裔提供

2008年8月14日，林路后裔聚集一堂，将徐悲鸿所绘的林路肖像捐赠给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成为该馆的艺术亮点之一。这幅76厘米宽114厘米高的油画完成于1927年，为林路十三子谋炎（家名：金炎，1911-2001）所继承，一直悬挂于其宅邸内。林谋炎过世后，其遗属将这幅珍贵的画作捐献给国家。

林路一生娶有六位夫人，与六夫人陈氏（华文名不详，英文为Tan Lai Eng）育有两子一女，皆生于福建南安后埔，第一子谋晋生于1909年

（比五夫人所生的第一子谋盛小不到2个月），第二子谋炎生于1911年，唯一的女儿少霞生于1915年。

因家事变迁，林谋炎在家族第二代中扮演着特殊角色。林路前十子均为领养，从十一子谋盛起的9个儿子皆为亲生，十二子谋晋于1930年代离开星洲，直到1950年携家人返回。1929年林路去世前将家族生意股份化，设立福安有限公司。1930年代，林谋盛主理家族生意，1942年2月11日，他匆匆告别家人逃离新加坡，



2008年捐献林路画像时家族合影。第二排手捧画像复制件的分别是林路第六女少霞、林谋炎夫人何飞凤、林路外曾孙张东孝

临行前交待十三弟谋炎照看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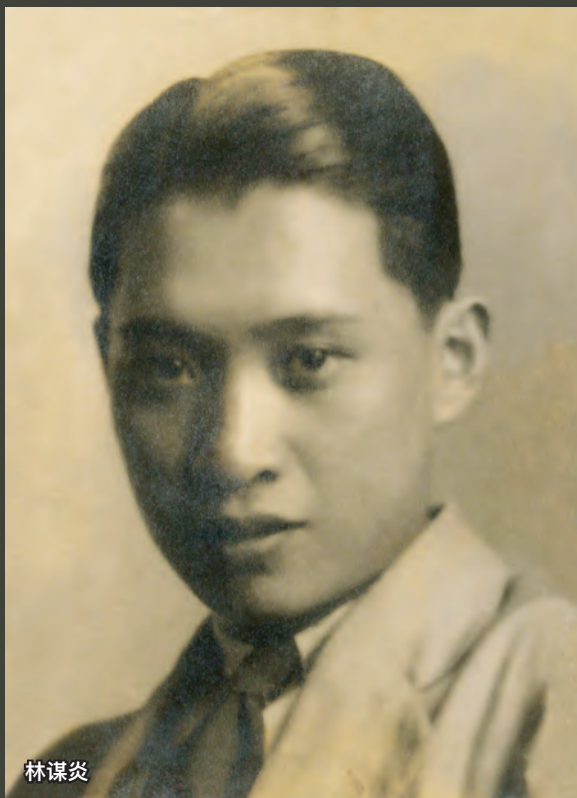
日据肃清行动中，日军在林家后港鼎兴园抓走包括林谋炎在内的22位青壮男丁，其中9位失踪，逃过一劫的他带领家族渡过艰难时光。1983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策划题为“日治时期的新加坡”的口述历史项目，邀请林谋炎参与录制。他以英语接受访谈，叙述父亲林路的生活，家族南来星洲的经历，福安公司的经营，日据时期鼎山砖厂的运作等。对于林谋炎生平事迹的梳理，有助于了解林路家族的兴衰，特别是二战对于华人家族的冲击。

往来闽台南洋

林路出生贫寒，未能接受教育，白手起家后，极为注重子孙教育，在后埔设有私塾，家中子弟从小修习四书五经，在星洲聘有家庭教师教导华文补习英文。在南安后埔出世的子孙，多在家中私塾接受初步教育，及长进入鼓浪屿英华书院接受英文教育。

1925年，年仅15岁的林谋炎，与谋盛等家人一起由鼓浪屿迁至星洲。在父亲密友林汉河医生的安排下，进入英华书院继续学业，毕业后到香港大学修习工程学。1929年12月林路去世，同在香港大学读书的谋盛、谋晋、谋炎三兄弟中断学业回返星洲。1933年7月3日《南洋商报》的一则新闻报道称：“本坡已故殷商林志义先生之第十三子谋炎君，昨日搭意大利邮船，前往广州学航空，林君原系香港大学工科学生，故将来必可为我国航空界之一特出人材……”林谋炎是否在广州完成学业？目前不得而知，其子女未曾听他提起这段往事。

从林谋炎的婚姻子女状况推测，1933至39年间他频繁往来闽台南洋三地。大约在1935年间，与台湾籍女子庄东秀（?-1943）结婚，长女玉喜1936年出生于台湾，长子玉聪1937年出生于星洲，次女香玉1939年生于鼓浪屿。1939年中起，本地媒体有关抗日筹款活动的报道中可见林谋炎名字，推测他已携家人回到新加坡，1941年三女雪玉生于本地。庄东秀于1943年1月20日病故，葬于咖啡山，留下年幼的三女一子。



林谋炎



庄东秀与女儿玉喜

大约在1945年，林谋炎迎娶广东籍女子何飞凤（1923-2014），在鼎兴园内举办婚礼，留下了一幅珍贵的家族合影，记录当时一些重要的家族成员，包括其母林路六夫人陈氏、林谋盛夫



林谋炎与何飞凤在鼎兴园婚礼的家族合影。前排坐者分别为何飞凤契父母（左四、五）、新娘何飞凤（左六）、新郎林谋炎（右六）、林谋炎母亲陈氏（右五）、林谋盛夫人（右四）、林路第九子金恩（右三）

人颜珠娘、林路第九子金恩等。日据初期带着7个子女四处躲避追捕的林谋盛夫人，彼时已回到林家鼎兴园居住。林谋炎与何飞凤婚后育有三女——婉玉、亨玉、冠玉。

林路家族产业

曾是星洲著名建筑商的林路，晚年将商业重心从建筑业转向实业，1920年代初投入机制砖生产，后投入巨资兴建饼干厂。此外，他也精于房地产投资与开发，在星洲与福建拥有大量房地产，为家族累积巨额财富。据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林路生前创办的公司与工厂，包括位于源顺街的鼎盛兴（Teng Seng Hn）、后港四条石鼎兴园内的鼎山砖厂（Teng San Brickworks）和福安饼干厂（Hock Ann Biscuit Factory），以及亚力山大路的福山砖厂（Hock San Brickworks）。

1929年9月14日《南洋商报》的一则启事，显示林路将以上四处产业作为资本，注册成立福安有限公司，董事部、经理部及各厂司理均为密友及家人——董事部主席为林汉河医生，七子金桔为董事兼经理部总理及福山砖厂司理，九子金恩为董事兼经理部司理，林穆群为董事兼鼎山砖厂司理，孙子玉柳为董事兼福安饼干厂司理。



林谋炎何飞凤结婚照

根据林谋炎的回忆，1929年12月父亲过世后，在香港大学读书的三兄弟回返星洲，原因是家族因经济大萧条陷入困境，不得不贱卖部分房地产偿还债务，无力支持他们在香港的学习。1930年代中，林路家族生意逐渐恢复，林谋盛肩负起福安公司的经营管理。他有着过人的领导力与广泛的人脉，与众多华人建筑商关系密切，1937年成立新加坡华人建筑商公会（Singapore Chinese Contractors Association），并担任主席。

林谋炎回返星洲后参与家族生意，主要负责

机制砖业务。在口述访谈中，他详细描述1930年代星洲制砖业的状况。当时最大的三家机制砖公司是亚力山大砖厂（Alexandra Brickworks）、裕廊砖厂（Jurong Brickworks）以及福安公司属下的鼎山砖厂与福山砖厂。这三家所生产的机制砖均符合英国建筑规范，但彼此竞争激烈，有时甚至不惜自损争夺市场，后决定设立联合机构以控制机制砖生产销售，规范产品价格，统一分配市场份额等。精通华英双语的林谋炎代表福安公司任职于这家机构，熟知机制砖市场、工艺流程、材料雇工等情况。

日本人占领新加坡后，鼎山砖厂为军部所控制，要求林谋炎恢复生产，议定机制砖价格和产量，并派一位下士监督工作，负责提供制砖所需的生产材料与生活用品，另派一位日本公务员负责财务结算。鼎山砖厂持续生产至日据末期，林路家族成员依靠砖厂收入维持生活。

战后各立门户

二战结束后，林路家族收回日据时期被他人占用的福山砖厂，但设备损毁已不能生产。鼎山砖厂在停业一段时间后渐渐恢复生产，但很快因于储备的原材料砖泥耗尽，1950年代不得不停止生产。

最令林谋炎痛心的是福安饼干厂的关闭。日据时期，林家曾投资高达35万元的饼干厂，被日本人以5万元香蕉票（Japanese scrip）低价收买。二战前福安饼干厂的生产规模相当可观。根据林谋炎的回忆，日据时期华侨协会在日本人的逼迫下，要求华人公司缴纳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作为献金。福安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被要求缴纳5万元献金，他通过变卖饼干厂储备的面粉、砂糖、黄油、人造鲜奶油等材料筹得这笔款项。

在没有其他业务展开的情况下，1961年8月4日，福安有限公司在《南洋商报》与《海峡时报》分别刊登华英通告，宣布在特别股东大会通过特别决议案，将公司自动收盘。林谋炎为时任公司董事主席，委任Murray Bruce Brash和十五弟再生处理收盘事宜，为林路家族的实业划上句点。

至于林路家族的房地产，1949年后，由于政权变更，家族失去对福建产业的管控，新加坡还有相当数量的土地房屋，其中包括145亩的鼎兴园。1929年去世时，林路在遗嘱中规定，其身后21年内不得变卖产业。1950年代这一限制解除，由于种种原因，林家第二代未能在土地利用上达成共识，最终将其分批出售，保留位于源顺街的福安公司店屋，直至其于1981年被政府收购。至此，林路家族产业分散殆尽，儿孙各立门户。

纵横华洋两界

林谋炎一生富足，热爱运动，尤其热衷于打高尔夫球，球技高超。据其子女回忆，他是岛屿俱乐部（Island Club）最早的华人会员之一，也是极少数进入皇家新加坡高尔夫俱乐部（the Royal Singapore Golf Club）的亚洲人之一。1963年，这两家高尔夫俱乐部合并为新加坡岛屿乡村俱乐部（Singapore Island Country Club）。另一方面，他也参加各类华人俱乐部与职业公会，包括吾庐俱乐部、鹤鸣俱乐部、木业公会等，维系其华商交际网络。

对于林谋炎生平的研究显示，20世纪初的英国海峡殖民地新加坡，华商已相当熟悉欧洲工业技术与市场需求，投入巨资购买机械设备，兴建大规模厂房，为星洲近代工业化贡献良多。另一方面，他们在公司经营上沿袭华族传统作法，依赖华人网络。林路家族只与华人公司做生意，由家族成员负责经营管理，除了一些华人难以承担的特殊工种，绝大多数工人由后埔老家招募，除了为工人提供免费住宿，也允许成家的人在鼎兴园中搭建简易住房，形成乡亲互助的甘榜。

作为在祖籍地福建出生的富裕华侨第二代，谋盛、谋晋、谋炎三兄弟成长于传统的华族家庭，有机会接受西式高等教育，是当时少有的华英双语精英，得以纵横华洋两界。对于他们生平的追溯，不仅有助于重塑其家族历史，更有助于了解这一特定群体的华人在家国情感与文化认同上的转变。

（作者为ON-LAB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服务人生 回馈社会

中医张磊



文·孙宽

图·受访者提供

在新加坡拥有国大医学硕士学位和中国西医学士学位的中医张磊，是对新加坡华文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教育家、书法家张瘦石先生之孙，曾在2010年第二期《源》杂志做过特别专访。今年5月正好是张磊从中国到新加坡，落地生根30年。他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祖父托梦 情定南洋

张磊从未见过祖父张瘦石，他是吃祖父从新加坡寄来的奶粉长大的。在中国资源尚且匮乏的六十年代，他从小就润泽于祖父厚爱的海洋。在他心目中，祖父是慈爱而神秘的。1988年，张磊

在中国天津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正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父亲，已帮他办好了去美国留学的所有手续，但申请签证时，却被拒签。

去美留学多番努力都无果，他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祖父给他托了一个梦，梦境至今异常清晰。祖父的样貌就像照片上一样鲜活而亲切，他跟张磊说：“张磊，来新加坡吧！免得将来没有后人我为我扫墓。”

1991年张磊作为较早来新加坡国立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奖学金攻读硕士学位，来新后与祖母胡云华同住。祖母早年毕业于南京国术学院，南来曾任教于福建会馆属下的崇福学校、道南小学，退休后传授吴氏太极拳。其学生林玉英与奶奶同住一条街，暗暗为女儿相中了张磊，千里姻缘一线牵。1993年，在国大硕士毕业的张磊，与澳洲墨尔本大学毕业归来的会计师、林玉英的女儿黄丽菁喜结连理。张磊夫妇婚后一直与岳母一家同住。

30年后，张磊拥有一个八口之家——90岁高龄的父亲、一直帮他照顾老少三代的岳母、4个乖巧的孩子、缘定终生的夫妻俩。三代人，三个家庭，同一屋檐下，和谐温馨，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张磊非常感恩岳母和妻子为这个大家庭无



张瘦石

Chan San Sheh
(1898-1969)

书法家。祖籍江苏嘉定县（今属上海市嘉定县）。曾任教于中正中学，后转任南洋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中国文学流变史纲》《文化概论讲话》。



私地付出，他也30年如一日，星期天只在家陪伴家人。3个女儿以先祖为榜样，从道南小学、中正中学到南洋理工大学，都已学业有成踏入社会。大女儿传承父业，南大中医系毕业后，成为中医师。今年9岁的儿子也就读于祖母任教过、姐姐们都读过的道南小学。

中西结合 服务人生

张磊国大硕士毕业后，在新加坡中央医院肿瘤内科从事癌症的临床研究。在中央医院工作期间，他受到来自中国科学院肿瘤医院、世界卫生组织肿瘤部顾问、中西医结合临床肿瘤专家孙艳教授及其团队影响，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被政府成立的第一间针灸研究诊所，选为针灸研究所研究员。专家教授云集，中医临床学习如虎添翼。张磊迅速进入状态，转入中医领域。

4年后，张磊开创自己的中医诊所“新中医”——新理念的中医。诊所开业得到祖父学生们的大力支持。本地各大媒体广泛报道张磊这位西医出身的中医师，在本地多数传统中医的诊所中独树一帜。引起本地大众关注的，除好奇这位中医如何将中西医的优势结合外，也好奇瘦石先生的孙子到底是谁？张磊不否认他很有名人之孙的荣誉感，然而，他更有强烈的责任感。

30年前，许多人还不了解什么是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医。张磊把中西理论、治疗方法结合起来，独创了属于自己的，切实可行的理论、方法，甚至改变了许多人固化的思维方式。比如，张磊对中医的“气”，有更贴切的理解，他认为中医的精华，完全在于了解什么是“气”。就像西医用电生理学来解释一切一样，西医认为细胞是带电的，所有的生理活动都是电的活动。更深入具体下去，就可以通过心电图、脑电图、肌电

图等呈现出来。这就是西医的电生理，张磊将它应用在中医的“气”的解释。“气”的本质就是电、磁场、电磁波的运作。人体的电路图，就是我们常说的奇经八脉。因此中西医并不对立，而是相通的多元互补。

中医就是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根，一般人不理解不要紧，如果不充分利用，未免太可惜。“老祖宗的根，我们怎么能丢呢？”张磊经常遇到一些人对他的理念及做法不认同，不理解。多数人因为不了解中医而排斥中医，他的宣传就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是中医。他说：“人们想要用几百年历史的西医，去解释几千年历史的中医，那是不可能的。中医你可以不懂，但不利用就太可惜了。”

中医的思想是哲学的。张磊在辨证论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方面，把西学致力于中医临床。他认为中医是辨“证”，而不是辨“病”，根据病人的表现和症状，确定治疗方案和用药原则，因人、因病、因证不同而用药不同。他善于灵活对待每一个不同的病人，是许多病人的心理医生。一些病人愁眉苦脸来看大夫，药都还没吃，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病已好了一半，基本上都来自于病人对医生的信任。绝不循规蹈矩，百无禁忌，该用中医用中医，该用西医用西医，该中西医结合就中西医结合。因人而异，给足病人信心，才能天人合一，药到病除。

张磊始终坚持以星云大师题写的“服务人生”做为人生信念。以此激励自己走过无数风雨，走出事业低谷。

随缘听命 回馈社会

张磊30年的学医、行医生涯也不都一帆风顺。他收获过许多赞誉，也受到过打击与诋毁。他始终坚守“服务人生”与“随缘”的信念，不断克服自身的局限，平和面对他人的误解。作为媒体宠儿的张磊，也经历过欲望膨胀期。他开设两间诊所时，病人宁可舍近求远，只看张磊医师。不了解张磊的人认为他通过媒体宣传，扩大经营；以“瘦石之孙”的名人效应，推销中医养生药物。他禅悟“随缘”的含义，当机立断关掉了一间诊所。有一段时间，张磊拒绝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包括坚持了多年的健康公益广播。

一位病患来到诊所，探望他：“张医师，你还好吧？这些年，听你的健康养生广播已成为我



2018年5月参加由中国侨办主办的中医培训班后，张磊接受FM95.8城市频道采访，谈癌症治疗的最新进展



张磊为第八播道电视节目《小毛病大问题》常驻嘉宾



张磊医师在本地出版的《张磊医师剪报》

生活的一部分，你为什么不讲了？”

这就是张磊的影响力，他考虑再三，又重新回到电台，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

张磊对自己坚持中医理论十分有信心，他慢慢看到自己的努力开始有收获。普通民众对中医的认知程度在逐年提高，对健康生活理念及养生之道逐渐接纳。一些健康饮食习惯正在慢慢形成，并积极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他不仅帮助病患少走弯路、减轻痛苦、征服病魔、早日康复，还从理念上根本改变了本地人的就医心理。他不限限制病人的特殊要求，不固化自己的思维模式，重视癌症病人的临终关怀。

比如中医普遍认为华人的胃不太适合吃西餐，所有病人都必须戒除烟酒等。张磊对待病人的态度是温和而中庸的。他认为只要自己的肠胃能接受的都好，没有什么完全不能吃的。他把中医

的“上医治未病”理念渗透在平日养生中，把环境、人体和疾病合为一体，综合调养治疗。世界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循环系统，没有绝对的，不宜过于极端化。有些病人得了肺癌，一般医生都建议病人完全戒烟。如果有家人求他一定说服病人彻底戒烟，他只温和地建议：“适当少抽些。”为什么不劝病人完全戒掉？长期吸烟的病人，若突然戒掉，病人遭受的痛苦更多，危害更大。

在一个文明社会中，要对他人产生影响，除了自身的人格外，就是服务社会。张磊与自己的祖父相比，丰富了祖父留下文化遗产。他不遗余力地长年推广中医文化、中医哲学，做大众健康教育的传播者，为病人排忧解难。未来，张磊将留下大量中西合璧的健康理念与知识，他出版了两本《张磊医师剪报》，一本来自《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及《新明日报》，另一本来自《优1周》的专栏，全部免费赠阅。现在，他正在整理《健康报》的70余篇专题，准备出版第三本书回馈社会。张磊正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把一种崭新的中医哲学，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作为新移民，张磊一直服务于新移民社团和慈善团体，积极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他是新移民社团新加坡天府会的现任署理会长。在天府会今年21周年颁奖典礼上，张磊医师荣获特别贡献奖。除新移民社团，他也积极服务本地国际性的慈善组织狮子会15年。张磊先后做过狮子会会长、分区主席等，参与过多项社会服务，目前担任新加坡狮子之友的独立董事，坚持不懈地回馈社会。



2021年2月21日，新加坡天府会成立21周年庆典大会颁奖仪式，杜志强会长（左）见证，贸工部陈振声部长（中）为张磊颁发特别贡献奖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Zhang Lei –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

Zhang Lei's grandfather Chan San Sheh was an important calligrapher and educator in Singapore although the two had never met. After Zhang Lei graduated from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in China, he applied for a visa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his disappointment, the application was rejected.

Soon after, he dreamed of his grandfather asking him to come to Singapore. In 1991, Zhang Lei, being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Singapore government scholarship students from China, was selected to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chool of Medicine to pursue a master's degree. At the time Zhang Lei lived in his grandmother's house, a student of his grandfather who lived on the same street introduced him to his wife Ng Lee Cheng. They married in 1993 and have 4 children.

After graduating from NUS, Zhang Lei involved in clinical research on cancer in the Department of Oncology,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Soon he was selected to work for the first acupuncture research clinic esta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Four years later, Zhang Lei started his own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New Chinese Medicine", a new concept of Chinese medicine. Wha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local public was not just how a Chinese doctor combined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but also because he was the grandson of San Sheh. The feeling of honour as the grandson of a prominent figure also empowered Zhang Lei with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lthough Zhang Lei ha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qi" (气) in Chinese medicine, he truly believes tha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medicine lies in understanding what "qi" is. As such,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electrophysiology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how it is applied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qi" in Chinese medicine. He soon realised that the essence of "qi" is the coherent operation of electrical activities, magnetic fields and electromagnetic waves in a human body. "The circuit diagram of the human body" is what we often call the seven and eight meridians. From this realisation, he concluded that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re mutually complementing instead of opposing each o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been the root of Chinese culture for thousand years. It is too subtle to be understood by most people. However, it would be a pity if its full use is not exploited. Because of his understanding, Zhang Lei has spared no effort as a disseminator of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to promote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health philosophy in the media for many years to benefit the Chinese audience in Singapore.

Thirty years ago, major Chinese-language media published column reports which Zhang Lei collected into two books. One was mainly from "Lianhe Zaobao" and "Lianhe Wanbao", and the other was a column of "U Weekly". Currently, he is collating more than 70 special reports in "Health News".

The thoughts on Chinese medicine are philosophical. In term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of the same disease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and treatment of different diseases with the same treatment), Zhang Lei focuses on the clinical aspect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differentiates the "symptoms" of Chinese medicine instead of the "disease". He determines the treatment plan and the principle of med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manifestations and sympto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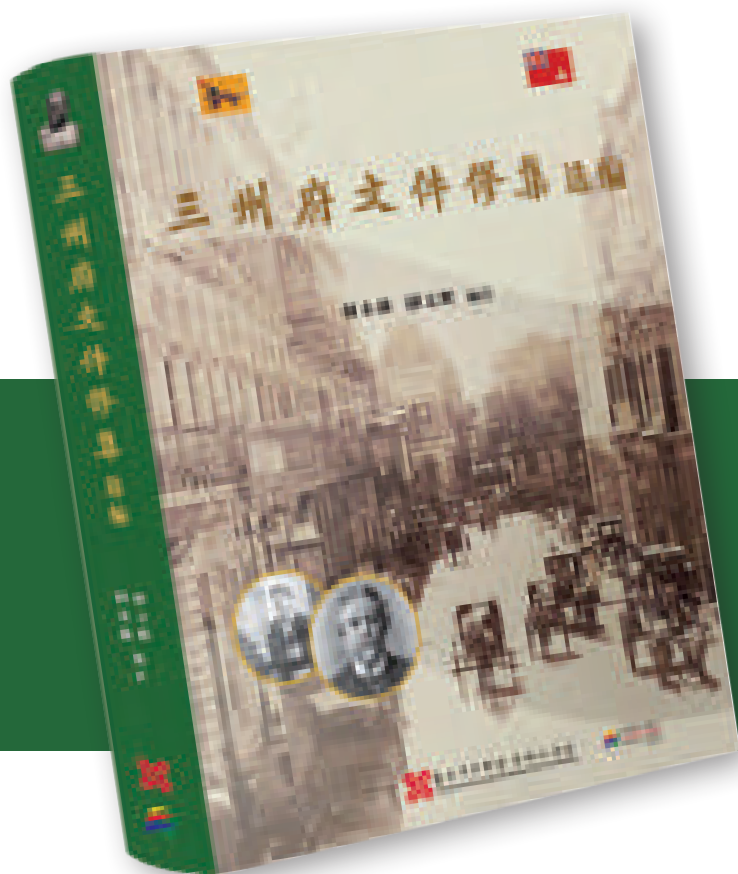
Zhang Lei treats all patients with a fully open mind and a holistic perspective. For example, some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gastronomic and digestive systems are not suitable for Western food, or that everyone must quit smoking and alcohol. Zhang Lei's attitude toward these is moderation. He believes that as long as a person's stomach can accept it, there is nothing that a person cannot eat at all. The concept of "pre-treatment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ermeates health preservation, 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the human body and disease as one. Comprehensive recuperation and treatment can then achieve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has its own circulatory system and as such there is no absolute.

As an immigrant, Zhang Lei has alway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various volunteer groups. He is the Acting President of the Tianfu Club of Singapore and won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Award at the 21st Anniversary Awards Ceremony this year. He is one of the four independent directors of Friends of the Lions in Singapore and has alway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 of local communities. He has served in public welfare of local organisations for decades, especially helping new immigrants integrate into local society and settle down in Singapore. He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Singapore and China.

新马学者共同编注百年古籍 《三州府文件修集》



文·廖文辉



2020年11月，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与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简称新纪元)联合出版了《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这是宗乡总会成立35年以来，第一次与大专学府合作而出版的专集，也是新纪元首次和新加坡的文化团体合作的成果，对两者而言实具特殊意义。

两者为何会走在一起，共同进行学术合作？

事缘2018年2月，宗乡总会与新纪元大学学院签署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学术交流合作备忘录》。在这备忘录框架下，双方计划联合研究并出版有关新马华人历史的文献典籍，展开新马两地的民间学术合作与交流。新马本来就

是一家，尤其是在早期，两地一衣带水，息息相关，拥有共同的历史经验。这本《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可说是双方学术合作的处女作。

1894年出版的《三州府文件修集》原书藏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缮本部。在编辑过程中，不仅涉及宗乡总会与新纪元大学学院，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也参与其盛，使该书得以顺利重刊

面世。这里，我们要感谢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通力协助，特别是其馆员周韵娴、洪小玲、吴玉美、肖碧莹等，她们的专业精神，令人感动。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于2019年5月获颁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个人奖），他以所得的一万元奖金，作为本书部分出版经费，宗乡总会则补足其余费用。

在编辑工作方面，柯木林负责专集文稿的撰写、审校与出版事宜。新纪元大学学院方面由廖文辉博士领导，承担选编、整理、校对等编务工作，同时大学图书馆也订购100本《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作为馆藏及学术交流礼品。我们希望此专集能为学者们带来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这本《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的出版，可谓是双方学术合作的里程碑。

选编的挑战

编注、出版《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首先是从383份文档中选出与新马内容相关者，共162件。为保存原书原貌，并将收录的原书函件影印作为附录。其他未选辑的函件则另列附表供读者参考。这也是首次将《三州府文件修集》附上原件出版，并加以点校、注释，方便读者阅读。

编辑工作比原先预设的要困难复杂多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原件极为清晰，扫除了认读的问题。在学生完成文字输入后，接着进行断句。由于大部分是出自民间的文件，属于一般文言，难度不大。但杂文类中有几篇骈文，以及奏折部分，都是知识分子的文字，如何断句，相当烧脑。有好几个句子，前后来回多次推敲，举棋不定，最后定稿时，心里还不是很踏实。与此同时也要作名词和事件等的注释，除了翻查古籍确认，还要斟酌如何注释。其三是处理异体字，依据文本或还原为正字，或保留加注说明；古籍中的讹误，也要挑出更正说明。

《三州府文件修集》英文名为“A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Selec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special use of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Protected Native States”，分三册七卷，第一册包括《稟帖卷》（118件）、《告示卷》（70件）；第二册包括《通商书札卷》（83件）、《杂文卷》（55件）；第三册包括《文字格式卷》（30件）、《咨文照会格式卷》（13件）、《奏章卷》（14件），共收录383篇函件。这是一部史料丰富的宝典，内容有通过民间向殖民地政府上呈的稟帖，以及中英政府的告示，各类商业和私人往来书信、遗嘱、申请书、誓词、章程、条规、合同、借据、序文、议论文、咨文、照会和奏章等形式。

《三州府文件修集》反映当年底层社会的生活点滴，如拐骗妇孺、迫良为娼、人口买卖、帮派械斗、欺诈霸凌、强占财产等事件，屡见不鲜。书中也可看到百年前新马的社会风俗习惯，如庆赞中元等，同时也保留了大量民间俗语与方言如羔丕（咖啡）、镞（钱）、呀罗（吵架）、暗牌（便衣警察）、船纸（船票）等。故此它既是“官方文件”，也是“民间史料”。

《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编选校注，在《三州府文件修集》问世100多年后重新编注、出版，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意义。《三州府文件修集》珍贵而完整地保存较大数量的19世纪华人民间历史文献，在官方文献不足情况下，马新华人历史，尤其是民间社会生活，读本的民间历史文献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马新华人社会的论述，在官方文献几乎穷尽的情况下，民间文献就显得特别重要，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足，有待更多学者投入。继《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之后，希望可以在这方面继续挖掘，为华人文献略献绵力。

（作者为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系主任）

书香、墨香、茶香 交融的年代

华文书店与美术活动的渊源



文图 · 张夏伟

最

近似乎有很多人在议论书店的事。包括我自己发表于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上回忆上海书局的文章：<https://www.thinkchina.sg/how-shanghai-book-company-enlivened-singapores-cultural-scene>。

在实体书店已式微的大趋势下，人们熟悉的书店早已纷纷走入历史，成为美丽的回忆，久而久之也逐渐被人淡忘了。新加坡于2020年庚子岁末竟见证了一家新书店，在闹市中心的乌节路盛大开张，迎接爱书的人们前来或浏览或购买以外，还可以欣赏店内画廊展出的美术作品，也可顺便品尝店里的咖啡和糕点。

这家异军突起、有相当规模的卓尔书店是中

国武汉原店的海外第一家分店，开幕的消息一时被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在社交媒体上也流传甚广。我上网浏览时注意到脸书上有几位新加坡知名人士对卓尔书店设有画廊、咖啡座以及不打烊的营业模式，发表不同的看法。

一位画家说卓尔成立于2013年，因迟于台湾的诚品书店（1989年创立），格局必是模仿后者，所以也设有画展空间。另一位美术家觉得既然如此，这方面台湾应比中国先进。接着，有位



位于乌节路的卓尔书店

美术史讲师恍然若悟地说：因此卓尔就仿效诚品开设画廊。新加坡著名文史工作者许元豪回应指出，新加坡历史上曾有兼设画廊的中文书店。讲师却反问有哪些？许元豪就贴上一系列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电子版有关书店举办画展的新闻剪报来说明活动真相。

看了网上这段有趣的对话，觉得这三位新加坡美术界有识之士，或因属新生代，未曾经历过当年逛华文书店的记忆，情有可原。何况关于本地华文书店在1970及80年代美术方面的活动不常见有记载，再说如今新生代一般上也难得接触华文教育的前辈，难怪他们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若往深处想，又觉得无论如何他们也算是新加坡文化领域里的代表人物，并且还肩负着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如此对华文书店在文化发展方面所扮演过重要角色竟一无所知，这很大的程度反映出文艺界对华校生群体的历史认知，是普遍的陌生。我们与其议论诚品卓尔孰先孰后，抑或是谁模仿谁，不如学许元豪认真查阅一些早年画展文献资料，了解实际发展情况，才更重要。

现就借此契机缅怀一下近半个世纪前的华文书店，它们也曾是新加坡一道美丽的人文风景。首先得申明一下：以前的书店在观念上与人的学习生活更加接近，所以不倾向于当今盛行24小时不打烊与咖啡座的休闲时尚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作比较时必须考虑不同时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异同。

当年几家大书店除卖书外还非常积极举办美术活动，而且，美术展览可说也是它们的重要业务之一。书店兼设画廊空间以及举办画展在当时美术生态系统里应是重要的环节。我发觉许多文献纪录似乎都忽略了这点。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座落于大坡大马路的中华书局，自1971年起就在书局的二、三楼附设一个颇具规模的画廊，展示许多中国名家如齐白石、张大千、吴昌硕、溥心畲、王一亭、黄宾虹等的作品，偶尔也举办个别的展览如荣宝斋的木刻水印作品展。记得自己每逢周末都爱到中华书局看书，总要趁便去楼上的画廊转一转，当时对这样的周末活动已感到相当丰富与满足了。

80年代，我开始为《海峡时报》写美术评论时，曾与中华书局经理施寅佐先生常有接触。施



先生非一般书店经理，看他举止谈吐肯定是个文化人。由于他个人的关系，加上其夫人杨倬卿本身是画家，书店与画廊又兼卖文房四宝。可以想象这是个弥漫着书香，“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天地，吸引了不少艺术界名流如潘受、刘抗、陈宗瑞、黄葆芳、范昌乾、施香沱等前来会聚，啜茗品画。相信去过那儿的人还记得书法家潘受先生每逢周末，都在那里以艺会友，他还即兴当众挥毫，完成的书法作品墨迹未干，便即刻成为在场观者的“收藏”。中华画廊的雅集成为当年新加坡文艺界的一时佳话，也让人留下深刻的回忆。

许多还记得中华画廊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品赏书画的好去处，爱好收藏字画者更不会错过那里的展览。况且，当时书画的价钱比起现在相对便宜多了。根据一份1973年中华画廊的价格表，一幅张大千只需一、两千块钱就可买到，还有不少著名画家的作品价格多在千元以下。

画家陈克湛1970年代常爱到中华画廊去看展览。有一次因看上了一幅于右任的书法而想收藏，因价格千多元而犹豫。施寅佐先生也许猜中他的心意，很赏识这位少年对艺术的热爱，便破例给他打了个五折。“施先生真是了不起，他那长者的宽爱胸怀让我至今对他还心存感激，”忆起往

事克湛感慨地说：“经他提携，我习艺及收藏的历程有个良好的开端。”

上海书局于1972年从桥北路搬迁至维多利亚路之后，1978年在楼上也开辟了一个展览空间作为亚洲美术工艺画廊，1980年代办过几次大型的画展。书局主人之一陈蒙星女士说：“开办画廊是因为我先生郑识钟对美术有兴趣，也认识很多本地画家，所以展览与卖画的事务就由他去料理。”

亚洲画廊所举办的展览相对偏重于本地与亚洲区域的作品，如1978年《十二名著名画家美展》，呈现新加坡画家林子平、蔡名智、林子影、

王春鑫等人的作品；1979年的《泰国陶瓷展》与1980年的《中国现代书画展》。

2011年我在好藏之兼吴冠中美术馆当馆长时，一天来了一位洋人，他说自己是长住新加坡的法国人，并拿出一份剪报和一幅画的图片。剪报是我1980年为《海峡时报》

写的报导，介绍的是一

项上海书局主办的大型画展，图片是吴冠中的水墨江南。原来他在那次展览花了新币1600元买下了这幅画，如今想要割爱卖给好藏之的主人。他根据新近尺寸、内容相仿的作品拍卖纪录估价80万美元。我一听有那么好的价钱，马上劝他最好送去拍卖。

至今还坚守在书城的友谊书斋创办人宋兆裕先生自谦不懂艺术，但他书店业务却始终与美术结下不解之缘。1969年开业初期友谊主要经营文具、文房四宝、工艺品、邮票、挂历和日记簿等。后来所代理的精美日历几乎垄断了新加坡市场，洋溢着精致书画气息的日历广受欢迎，因此业务很自然就进一步发展成举办画家的展览。宋先生除了进口大量中国字画，一律以新币100元标价外，也曾经亲自从中国带进档次较高的名家如吴冠中的真迹来售卖。

今年已84岁的宋先生回忆起1980年代书城百胜楼三楼开辟的展览空间时说：“当时中国许多画家都愿意来新加坡展览，我们有时也为本地画家举行过画展。”根据一则1988年1月15日的

《联合晚报》报道，本地画家唐近豪在国家博物院画廊刚结束的个展移至书城的友谊展览中心。

1980年代刚落成的百胜楼成为华文书店的汇集中心——大家更爱称它为“书城”，其中的国际图书

成立于1979年，位于三楼。1988年于四楼增设国际图书秘点画廊与茶馆的空间，也曾举办过多次画展，成为书城友谊展览中心之外另一美术活动场地。展览呈现中国画家与本地画家如王良吟、林保德、许元豪、林国维、许金盛等人的作品。创办人张克润先生说：“这是一间集书店、画廊与茶馆于一体的现代风格书店。许多年轻人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看画品茶，我自己也从经营当中增长了不少学问，对茶文化尤其有心得。”

最令我难忘的另间融书香、墨香、茶香为一体的书店，就是位于书城二楼的今古书画店，招牌上的英文名Books and Art of All Ages似乎也表达出那“上下古今”的意涵。店里书籍堆积如山，墙上还挂了不少字画，有客人一到，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埋头看书的店主饶力吉马上站起来欢迎招待，接着给客人端上一杯热茶之后就跟他侃侃而谈。由于书画都是他自己私藏，谈起来如数家珍，犹如个活字典，让客人感到宾至如归。到了周末，许多文人学者都爱来这里相聚，宛如个文艺沙龙。我在《海峡时报》时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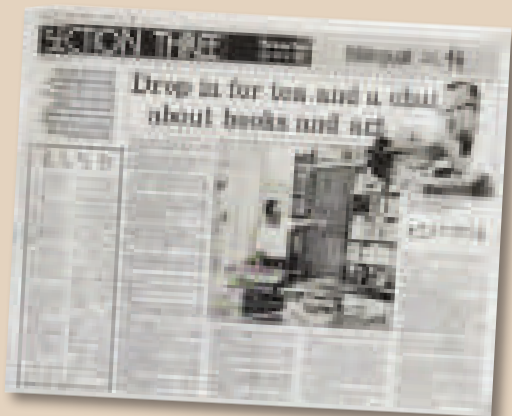
友谊书斋创办人
宋兆裕



《中国现代书画展》



1988年3月王银花、吴秀玲、王良吟、钟蕙如在百胜楼四楼秘点画廊举办“画与话”预展



作者访谈饶力吉的文章剪报,《海峡时报》双语版

跟饶先生做过一则访谈,文章的标题是: Drop in for tea and a chat about books and art (《请进来品茶、谈书论画》),很贴切地勾画出这家与众不同的书店与其主人(《海峡时报》1982年2月17日)。

以上所述说的是30至50年前书店阳光灿烂的岁月,如今书城似乎已经转变成“画城”——画廊、文具店与文房四宝店集中的地方了,有时觉得好像找书还得上画廊或文房四宝店去。幸好还有坚守岗位的友谊书斋、大众书局等,为爱书人服务。整体来看近日书城还保留些许以往书香墨香交融的余韵。

那天特地去新开张的卓尔书店转了一转,想在品味精致的室内设计里寻找记忆中那种交融的“古早味”。四周浏览时,所见到的顾客也好服务员也好都是装扮入时的年轻人,马上意识到自己在那里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恍惚之间脑海里不禁浮现施寅佐和饶力吉两位老先生和蔼的笑容。

题图说明:

卓尔书店设有画廊、咖啡座,并采用了不打烊的营业模式

(作者曾任《海峡时报》双语版主编、好藏之兼吴冠中美术馆馆长)

为专业华乐团 奠定基础的

顾立民



文图·郭永秀

2020年5月28日,接到顾立民先生于5月22日逝世的消息,享年86岁,令人感慨万千。讣告上的那张照片,正是多年前我为他拍摄的一张人头照。想起新加坡的华乐,能够发展至今天的规模,其中不乏顾先生洒下的汗水。

人民协会华乐团的前生是人协文工团华乐队,创立于60年代末期。当时我以笛子考进了这个华乐团,指挥是对我一生影响极大的音乐恩师马文,我算是早期第一批团员。可惜当时的人民协会并无意发展华乐,只是当成一个社区型的小乐队。失望之余,马文老师于1971年辞职回去

香港，由李雪岭先生接任，几个月后又请到来自香港的吴大江先生当客卿指挥。吴大江的到来，给本地华乐注入了一股新气象，对本地华乐的影响极大，对我个人的影响也很大。我在乐队中吹奏笛子，位置在乐队的正中央，对他指挥及训练乐队的方法，看得一清二楚，得以在暗地里偷师。那是70年代初期，在他的指挥下，我参加过几场大演出后就离开人协华乐团，后来还与友人创立一个新的乐团——掘新民族管弦乐团。

任人协华乐团指挥

1974年人协文工团华乐队正式改名为人民协会华乐团，吴大江受聘成为指挥，把乐团搞得有声有色，1975年带领乐团到香港演出。不久后香港成立了香港中乐团，吴大江受聘回香港，任中乐团第一任指挥。这段期间人协华乐团由傅金洪担任短期指挥，后来接任的是林哲源先生。林哲源搞过多场演出，包括他辞职前的一场中西乐表演。

1982年顾立民先生接任人协华乐团指挥之职。那时我早已经不在乐团中了，但顾立民先生还经常邀请我聆听他们的音乐会。偶尔我也会去看他们排练，所以对乐团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

我与顾立民先生之间的交往只属于君子之交，偶有来往，也多是音乐上的交流。不过后来也曾经到他府上做客。他对人诚恳和气，性格比较保守拘谨，但对乐队的训练有自己的一套。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也学习到了不少中国民乐团

的训练方法以及了解到许多中国内地民乐发展的讯息。

受李炯才先生之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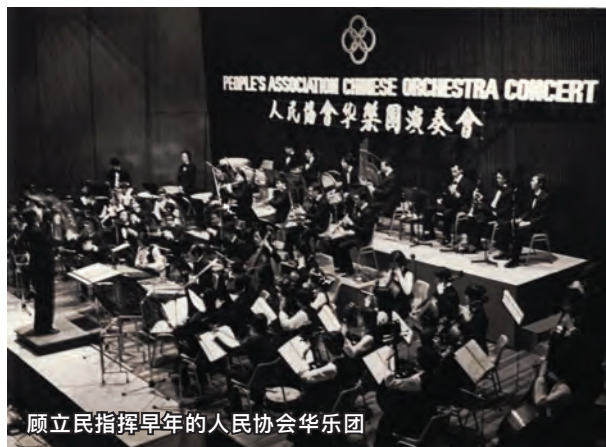
那个时期到新加坡来的中国音乐家相当多，顾立民是属于那些比较勤劳实干、脚踏实地的一类。他的性格憨厚、纯朴、为人厚道、不多话、不搞人事关系，这在艺术界中是非常难得的。虽然有个时期曾经受到小部分本地人的排挤，但他坚持原则，为乐团尽心尽力，工作到60岁退休为止，是人民协会华乐团历任最久的指挥。

顾立民在1951年就加入中国重庆歌舞团从事打击乐，其创作的《龙舞》被评为最优秀节目。1957年被遴选进入中国青年艺术团，参加莫斯科举行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参与创作演出的舞剧《放飞》获银质奖章。1961年至1978年，顾立民担任重庆歌剧团指挥兼乐队副队长，指挥过著名歌剧《刘三姐》、《红珊瑚》、《海峡》、《洪湖》等。

1978年，顾立民迁移到香港，加入香港中乐团，同时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校外部，讲述“中乐指挥”及“中国敲击乐研究”等课程。1980年2月受新加坡当时的文化部长李炯才先生之邀，到新加坡担任人民协会华乐团指挥，至1996年为止。

下班后仍帮助团员排练

1983年开始，顾立民应邀担任教育部主办的青年节校际音乐与舞蹈比赛的评判。他也是国



顾立民指挥早年的人民协会华乐团



90年代在香港指挥乐团与高胡演奏家余其伟协奏

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咨询小组委员，南洋艺术学院音乐系顾问和布莱德林联络所华族传统艺术中心策划委员会顾问，对发展与推广本地华乐不遗余力。

顾立民接任人协华乐团指挥后，吸收了原来的部分业余人马，再加上一部分从解散的国家剧场信托局属下华乐团的团员，组成了一个小型的职业乐团。最初的全职团员共有20位，几年后发展到31位。此外，还有几十位业余的乐员。平时一些社区演出或小型音乐会，由全职的团员出场，需要用到大型乐队的时候，就由全职团员加上业余团员一起表演。

顾立民非常注重乐队音色的统一性，他有一双相当灵敏的耳朵，所以他排练的时候，经常练了又练，直到声音能达到他的要求为止。为了乐团的进步，他甚至在下班之后，叫那些演奏上碰到困难的团员留下来，帮助他们个别排练，解决问题。由此可见他是一位非常勤勉，对乐队有要求的人。顾立民在任时策划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活动如音乐会、艺术活动、比赛等，又从中国引进许多有分量的华乐曲，大大丰富了本地华乐演奏的曲目。

脚踏实地的训练方式

顾立民本身是学打击乐的，但在指挥乐团的时候，他并没有特别强调打击乐。相反的，有时候我觉得他把打击乐的声音压抑得过低了。这可能是由于华乐的打击乐虽然很有特色，但是往往个性太强而产生嘈杂的声音。所以对非常注重音色的顾立民，就在有意无意之间把打击乐的声量压得很低。这样一来，乐队的音色就显得比较和谐，但对某些民间音乐来说，听起来却又显得不过瘾。不过由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对乐器的音色以及和谐方面非常注重。

对乐队的训练，顾立民的做法是稳扎稳打、脚踏实地。在那个时代，需要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一种方式，将一个音色较为嘈杂的业余的乐团慢慢的磨练，过渡到一个音色比较统一与和谐的专业乐团。在这个过程中，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也看到了努力的成果。所以说，没有人协华乐团，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华乐团。



80年代摄于郭永秀家。前排左起：笛子演奏家詹永明、顾太太、顾立民、郭婉欣、笙演奏家及指挥家瞿春泉、郭永秀；后排左起：郭太太、刘太太、作曲家刘斌和吴启仁、扬琴演奏家魏砚明和瞿建青

人协华乐团在顾立民的指导下，慢慢从业余进化到专业的水平。上个世纪新加坡的华乐从60、70年代的萌芽期逐渐进入80年代的发展期，需要的正是像他这样脚踏实地的音乐工作者。1993年，人协也任命潘耀田为副指挥，1994年又请到了当时是上海民族乐团的指挥瞿春泉出任人协华乐团副指挥。

对本地华乐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1996年，顾立民正式退休。当时新加坡的总理吴作栋先生，发起组织一个能代表新加坡的专业华乐团，并于1997年1月1日正式成立了新加坡华乐团，同时也请到中国著名指挥胡炳旭任乐团指挥，文化工作者张振源任行政总监。这个乐团以人协华乐团的团员为基本构架，同时向世界各地招揽人才，成为各声部齐全的大型民族乐团。而新加坡华乐团的名誉赞助人，正是现任总理李显龙先生。

新加坡是蕞尔小国，没有足够的听众，也不需要两个专业的华乐团。所以新加坡华乐团成立以后，人民协会华乐团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消失了。继顾立民、瞿春泉之后接棒的是胡炳旭先生，然后就是叶聪先生，一直到现在。

顾立民先生在新加坡整个华乐发展的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为今天的新加坡华乐团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对本地华乐坛的贡献有目共睹，这是我们应予肯定的。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音乐家）



平淡天真的艺术家

林子平



文·赵宏

图·受访者提供

在直落古楼的一栋街角半独立式洋房二楼，静静地坐着两个人，一位是林树国先生，退休销售员，77岁；另一位是他的父亲，林子平先生，画家、书法家，101岁——屋子里非常安静，林子平先生那一双骨节突出的大手摊在画案前，手上墨迹犹在，旁边是一本用原子笔抄录的书法创作心得。

如果说林子平先生是新加坡的国宝级艺术家，恐怕没有什么人反对。如此高寿，堪为人瑞，自古罕有，而且，在如此的年龄，依然可以每天抽出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从容、专注地进行创作，不需要帮手，每年也能拿出足够数量的新作品举办艺术展览，这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几乎不可能找出第二个人。

齐白石是中国近现代最知名的国画大师之一，林子平在很多地方与齐白石很像，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是高寿的、富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们的人生际遇，也十分相似。齐白石起初是一

个木匠，行走于乡下的村落和农舍田陌之间；林子平早期则是甘榜附近的小学校长，在新民小学校长任上，他一直做了28年之久；齐白石在57岁时来到京城，寄居在古庙之中，被当时的名士——中国近代第一位美术史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师曾先生慧眼识中，推荐赴日本参加展览，一举成名；林子平则是在好友，新加坡先驱艺术家钟泗滨的鼓励下，参加赴英国的艺术展览。起初，他并不在受邀遴选人员名单之列，孰料他的作品却是全部参赛的新加坡画家中唯一获得特别大奖的。林子平前半生献身教育事业，把一间濒临倒闭，只有64名学生的乡村小学，在三年之内即恢复到400人的规模，退休后则专注于艺术创作，终于在80多岁之后，收获新加坡社会各界的认可，成为一代知名的艺术家。

“他于1998年举行第一次个展时，已经77岁了！五年后他的艺术成就才得到正式肯定，获颁新加坡文化奖章时已达82岁高龄。就在那个

时期他的艺术正转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于2008年举行的一次突破性的个展，展示他实验性的水墨，深获好评，结果还受邀前往另三个地方展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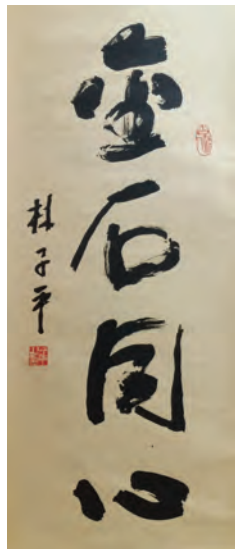
世人大多知道齐白石是画家，但齐白石自己最看重的却是他的诗作。自宋代纸张大量出现，文人画随即大兴之后，诗、书、画、印，一直是衡量中国传统水墨画品格优劣的最重要的四个元素。在新加坡，林子平是公认的画家，“他的画笔忠诚地记下了马来甘榜、新加坡河、牛车水、旧街景等，这方面创作2000多幅。随着乡村拆迁，市区建设，我们仍可从林子平的画中看到旧时新加坡的风貌，感受到强烈的生活气息，这种时代鲜明的印记，使得这些画作不仅具有艺术价值，也有历史价值。”^[2]不过私下里，林子平却更愿意人们称他为书法家，他更看重的是在书法方面的认识和成就。在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的说法，没有书法基础，中国水墨画的笔触就失去了所谓的“笔意”，因此，历代画家都十分注重书法的修养，林子平能领悟到这一点，说明他对中国画的认知是相当深刻的。林子平说：“我书法的基础打得很好，所以很容易得心应手。”^[3]

齐白石是一位隐士，在喧闹的帝都，一袭长衫，以孤傲的品格和隽逸的画作，征服所有人；林子平则像一位儒生，朴实、谦卑，在静默中暗暗发力，独创“糊涂字”，自成一格，在中国引领下的逾两千年亚洲书法史上，留下令人瞩目的一页。在东西交汇的新加坡美术界，这样的历史贡献，无人能出其右。“所谓‘糊涂字’，抗拒甚至挑战书法的传统，淡化书法和绘画之间的界线，尤其两者的笔墨都带有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特色。”^[4]

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林子平对新加坡美术版图的影响都是深远的，“林子平不是中国的画家，他画的不是传统的中国水墨画，比如山水之类，他画的是新加坡，是地地道道的新加坡艺术家”，这是云大麓先生对林子平的评价。云大麓是新加坡知名媒体人，曾是本地电视台亚洲新闻频道（Channel NewsAsia）的创立者之一，后被任命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媒体和市场推广总监。如今，他是一家知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是一位重要的艺术品收藏家和作家，今年五月，他将隆重推出他的第二本林子平研究



书法 65x120cm



书法 65x130cm



《满江红》糊涂字（中正中学林子平美术馆藏）

专著。“林子平认为，一个画家应该是‘乡土画家’、‘爱国画家’”^[5]，林子平曾说过：“一个画家应该画自己的乡土，如果脱离了乡土，就像树没有根，水没有源。”

林子平“这一生画了一万张作品，市场上流通的超过5000张。其作以水墨画和书法，各占一半，油画不到100张。画家透露，最满意的油画是用三角架画的新加坡河，金玉色调富有印象风，早年在海外展出时下落不明。”^[6]

“林子平从画甘榜乡村到旧街景到新加坡河，接着更跨出国门去了印尼巴厘岛，远至法国巴黎，到大自然中学习。以前的他是‘我画我思’，现在的他是‘我思我画’。之前注重的是寻求有形有相的形态美，而在晚年的他则倾向于无形无相的自然美。有时他整晚睡不着，为突发的灵感而半夜起身作画，陶醉其中。”^[7]

从具象走向抽象，从描绘南洋风格的本地风情到把树干的造型引入书法线条，在艺术语言上，林子平是越老越简洁，越是到了晚期，作品的哲学和禅学意味就越高于对现实的直接感官感受。“你可能根本不懂他写的是什么，画的是什么，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当你在聆听一只鸟儿欢快歌唱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懂得鸟儿的意思，你只需要倾听，欣赏那美妙的旋律。对于林子平的抽象艺术，无论是糊涂字，还是非具象类绘画，你不需要去猜测那到底是什么，只需要去用心体会画面的意向之美。”在云大麓先生充满西方现代风格的LOFT工作室里，悬挂着一张大



《伦敦塔桥》油画 82x67cm



《无题》油画 122x122cm

会微笑着给出上面的这番解释。

“这需要有一种天赋”，林子平之子林树国先生如是评价：“我认为艺术家的成功至少要有八十巴仙的天分，然后是十巴仙的兴趣，十巴仙的勤奋，我父亲就是这种人。我以前是推销员，我们兄妹多人，守着这样一位艺术家父亲，却没有一个人继承他的艺术修养，因为我们没有他那样高的天分。年轻的时候，我们彼此沟通很少，他总是在画画写写，对我们几乎无暇顾及。现在我也老了，慢慢开始喜欢看传统题材的中国连续剧，而我父亲的嗜好，依然没有改变，那是他坚守了七八十年的艺术。作为孩子，我们没有遗憾，没有抱怨，看着父亲这样享受他的艺术人生，我们都觉得欣慰。”

云大麓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林子平的一生，没有大富大贵，即使后期他的作品价格卖到了五位数、六位数，他仍然安贫乐道，一心只放在艺术上，别无旁骛。”在小小的画室里，101岁的林子平先生面对采访时也是非常淡然，他表示，只要有慈善活动，他都乐于捐助，捐献自己的作品，让组织者标卖，换取慈善资金。“当年我是小学校长，学生家长都会三不五时送来各种食物，大家很开心。”说到这些，他略显疲惫的脸上，开始绽放出自豪、幸福的微笑，旧时的美好光景，仿佛就在眼前。

林子平一生至今，从未收过任何徒弟。这与新加坡一般画家的惯常做法非常不同。在新加坡，画家是一份特殊职业，往往不能养家糊口，很多画家于是靠开班授课来维持日常生活和开销。在中国，名师大家广收门徒也是通行的做法，往往名利双收。但林子平从未想过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愿意提携后人，无论认识或不认识的，只要找到他，他都乐于倾囊而授，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对于同侪或后学，他也从不口出恶言，是有名的好好先生。如果被人问到如何评价他人的艺术，他都尽量从积极的一面去谈。“即使他的画作或书法不是很好，那也无须去批评，没有必要，不如告诉他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告诉他如何提高”，林子平讲这些话的时候，目光是真诚、慈祥 and 温和的，丝毫没有倚老卖老和自视甚高的傲慢。对于年轻的艺术

守住老祖宗的传统瑰宝，懂得人生苦短，艺术千秋的道理。”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平淡、天真，怡然自得，得大自在，这就是年逾百岁的艺术家林子平。

中国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646-

691）的《书谱》是历史上迄今最为重要的书法理论书籍，也是被引用最多的书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学书初谓未几，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最后的老字，与年龄和时间无关，是一种至极的状态，是老道、老辣、老练、是老僧入定，是经历了多年人生历练之后修成的艺术正果。这是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境界，是使命的完成，是人与艺术吻合无间的喜悦，是洗尽铅华后的平淡，是人生和艺术的纯真滋味。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又或“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人已老，书亦老，人书俱老，林子平也。



超凡的书画，出自这双染墨的双手

注释：

- [1] 张夏韩，《峰景：林子平黄昏上山》，2016/11/04，NUS Museum.
- [2] 黄向京，《我国第一代书画家林子平》，《联合早报》2018/07/22.
- [3] 何自力，《笔墨——线条》，2016/11/04，NUS Museum.
- [4] 同注[1].
- [5] 同注[2].
- [6] 同注[2].
- [7] 徐杨婷，《林子平》人物专访，新加坡福建会馆会讯第73期，2019年5月第二期。

（作者为本地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封面为林子平1997年作品《峇厘岛之一》彩墨69x69cm，部分作品见封二、封四）

Beyond Possibilities

Lim Tze Peng, an extraordinary Singaporean artist, born on September 28, 1921, was once a teacher by training and profession and later a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 for 28 years. In recognition of his monumental contribution to Singapore's art and culture, he was awarded the Cultural Medallion at the age of 82 in 2003, and the 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 at the age of 95 in 2016. Despite having begun his artistic journey about seven decades ago, he reached significant milestones late in his long career. He lives through a time that covers the entire art history of Singapore, all the way from the British colonisation, to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independence, and the contemporary.

Hailing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artists in Singapore, he is undoubtedly a pioneer and a visionary: he was already active at the onset of the Singapore art movement, and he is still practicing today with unparalleled enthusiasm. A painter of more than 10,000 works, he is sure to share an everlasting affinity with ink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ith each accounting for about half; there have been also fewer than 100 oil paintings from him.

From 1950 to the present, Lim's works can be said to depict a unified theme of aesthetics. Beginning from his signature landscape paintings of Singaporean kampungs, streets in Chinatown, and the Singapore River, his artistic focus gradually matured, increasingly exploring the different tonalities of calligraphy and lines of abstract paintings, and with them, the structural essence of changes in strokes of the ink brush.

He was once regarded as an ink painter of traditional techniques, but to him, he was first and foremost a modern innovative calligrapher. The strength of his strokes transcended typical uses of ink as a mere medium or tool; the brush-lines themselves are the substance of his art. These form the basis of his imagery, his imagery the basis of his composition. His work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late period, have thus come to possess "a special maturity, a new spirit of reconciliation and serenity often expressed in terms of a miraculous transfiguration of common reality." (Quoted from Teo Han Wue)

Yet, Lim questions the idea of late serenity, referring to artistic lateness not as harmony and resolution but as intransigence, difficulty, and unresolved contradiction. As the imagery and calligraphy merge, the decipher of calligraphy becomes unnecessary: the boldness of the gestural style, reminiscent of abstract expressionism, launches into wild branches of a tree; the swift strokes flow, much resembling the "wild" cursive style (Kuang Cao). His art thus embodied abstract expressionism fluidly, organically integrating calligraphic forms with painterly brushwork — in a way the local scholar of art history, Yeo Man Thong, who saw Lim's works as Hutuzi (muddled writing).

In more than 2000 years of Asian ink brush calligraphy history, Lim Tze Peng's style stayed genuine and fiercely unique, leaving legacies celebrated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走进姚瑞明的 “百宝箱”



文·沈芯蕊
图·受访者提供

记得小时候玩具不多，更没有现在高科技玩具的技术含量，大都是手作的物件，老一代手工艺人靠着灵巧的双手却有无穷的创造力。

早期先民从中国下南洋到新加坡谋生，故乡的娱乐与技艺也随之而来。在新加坡，因来自中国的华人居多，早期流行的木偶戏有传统布袋戏、提线木偶、铁支木偶和皮影戏等。大都是演唱传统大戏、举办传统宗教仪式与节庆时的表演，后来以方言演出的各类木偶戏日渐式微。

中国的木偶戏兴起于汉代，至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木偶戏也叫傀儡戏，现在它不只有唱传统大戏时使用的木偶，欧美国家也有很多自己的木偶团体，加入更多现代元素，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其中。

在新加坡有一个集传统和现代相融合的木偶团体——新加坡木偶剧团 (Mascots and Puppets Specialists)，它的创办者就是姚瑞明和他的伙伴们。

灵活的双手筑起梦中的百宝箱

姚瑞明的父亲姚天德出生于娘惹家庭，母亲陈大女祖籍广东，所以姚瑞明会一些马来话、广东话、华语，平时使用英语。父亲年轻时比较活泼，酷爱摩托车，而且驾驶技术很

高，可以在摩托车上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可能是父亲把活泼的性格遗传给了姚瑞明，他从小就是个爱玩的孩子，正是这“爱玩”造就了现在的姚瑞明。

姚瑞明1963年出生于新加坡，家中有3个



童年时期的姚瑞明（前排左一）与两位兄长及堂妹合影

姐姐和2个哥哥，他是最小的孩子。兄弟姐妹都没有从事艺术类的相关工作，只有他一人执着于木偶艺术，他笑说自己是家中“怪胎”。

孩提时代，姚瑞明是个好动的孩子，华文老师为方便监督他认真学习，讲课时就特意站在他面前。因离得太近，他记得老师讲课时的口水都喷到他脸上和书本上，让他觉得很恶心。当时功课不好的他也常被老师骂，这些都使他对华文这一科目产生厌恶情绪，没有认真学习，现在想来十分后悔。他身为华人，时逢中国崛起，华文强势的时期，他希望能更好地运用华语于艺术表演。可惜小时候没有学好华文，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

小时候的姚瑞明梦想长大后成为魔术师。他小学时把所有的零用钱都节省下来去魔术用品店买他喜欢的魔术小道具。后来读到小学六年级，父亲为鼓励学习成绩一般的儿子努力读书，说如果他考过了就送他一件喜欢的礼物。

那时小小的瑞明对魔术和舞台化妆艺术非常感兴趣，他看到电视里演员们通过化妆与服装上的造型，即可以变成各式各样的人物，甚至是神仙或怪兽。贴上胡子画上皱纹，一个年轻人就可以变成一个老人！他觉得化妆造型非

常神奇有趣，便告诉父亲他的愿望。父亲实现承诺，在他小六会考合格后送了他一个有各种材料和道具的化妆箱。这个化妆箱成了他筑梦的“百宝箱”，收藏了他快乐的童年记忆。

儿时记忆中有一段比较特别：小瑞明去过新加坡总统府做客并和总统一起用餐。因为当时年纪尚幼，具体的细节他已记不清楚，只记得听父亲说当时的黄金辉总统年轻时和父亲一起工作过。而父亲当时觉得这个年轻人人品很好且积极上进，便在工作和生活上尽量提供帮助，没想到多年后黄金辉成为新加坡总统。黄金辉（1951.11.4-2005.5.2）祖籍福建，1985年8月31日，当选为新加坡共和国第四任总统。1985年、1989年连续两界任新加坡总统。被誉为热心公益，平易近人的平民总统。姚瑞明回忆说，父亲过世时，黄金辉总统还亲自前来祭奠。

到了中学，姚瑞明参加学校的舞狮活动，因那时他身材比较矮小，体重轻容易托举起来，所以大家让他做狮头。他还参加了学校里的才华表演比赛。当时他表演了魔术和变装，拿到第二名的成绩，这使他对魔术和变装越发有兴趣。

姚瑞明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文化课成绩普通，所以中学后16岁就去服兵役。因姐夫是飞机师，所以他选择去空军服役。他经过考试，被分配去做飞机电路的检修管理。在服役期间，也许上司看出他是心灵手巧并具有艺术天赋的人才，凡是有需要绘画或做艺术装置时都叫他去参与。

姚瑞明也觉得自己对广告设计等艺术类工作很有兴趣，所以7年兵营生活结束后，他很希望可以去广告公司任职，可他没有相应的文凭。后经朋友介绍，他真的进了一家广告公司，第一份工作是画新加坡科学馆球形剧院的广告推广宣传画，作品还被刊登在报纸上。后来因姐夫的油漆公司需要人手，他便去那里工作，帮忙做调配油漆等工作。这些动手绘画的能力和配色经验为他日后的木偶制作积累了基

础知识和经验。

因为姚瑞明的姐姐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从小他就听姐姐布道，长大后他也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并在教会结识他的妻子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从1993年开始，姚瑞明和年轻的伙伴们非常积极地投身于传道工作，甚至还去其他国家传道。姚瑞明说，他的好伙伴张兴强当时是拿到7个A会考计分的优秀学生，可他因为想和伙伴们一起传道而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其母非常生气，觉得是姚瑞明把他的儿子“拐走”了。

这一群年轻人当时信仰坚定，虽然每月只有几百块的微薄薪水，只够维持日常生活，但他们内心快乐而富足。他们想更好更有创造性地做好这一项工作：传道时很多的小孩子，用魔术表演和木偶戏的方式无疑是吸引大家注意力的好方法。

他们本想去买一些现成的木偶来表演，可当时的新加坡并没有地方售卖这些东西。因当时科技不发达，也没有电脑谷歌可以搜索资料。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去图书馆找书和资料，自己试着亲手缝制木偶。没有老师只能“自学成才”，自己摸索看书找不同的布料来尝试制作。他们开始手工缝制戴在手上的手偶。

姚瑞明说：“最开始我们想做一个人形手偶，结果人形手偶做得像只恐龙！”经过不断尝试，他们自己做的偶人终于有模有样了。这一群伙伴就这样用自己灵活的双手，开始筑起了梦中的“百宝箱”。

偶戏演出步入正轨

2000年，姚瑞明带领伙伴们第一次去剧院表演木偶戏。那是有售票的正式演出，演出时长1个半小时。他们演出的剧目是《神笔马良》手偶音乐剧。当时姚瑞明和伙伴们赶制了30余个手偶，制作非常认真，演出很成功。那时没有演出经验，没有签合约，结果被骗，演出后却没有拿到演出费！好在大家收获了在剧院演出的经验，标志着他们的偶戏演出正式步入正

轨，并有能力承接大型演出。

2004年开始，姚瑞明和伙伴们为了不增加教堂的负担，便自己出来正式成立木偶剧团。因为姚瑞明觉得拿政府的津贴补助非常麻烦，要回答很多的问题又要填表格，所以选择注册成立私人公司。

他们帮艺术团体做服装做道具，自己找客户演出木偶戏。开始时因为没有知名度，非常困难。后来有人找到他们，询问是否可以做真人穿的人偶服装。当时并没有丰富经验的一群年轻人非常有冲劲，边学边做，之后又陆续接到很多单生意。

每当有国外团体来新加坡演出木偶剧，姚瑞明就去观摩学习，渐渐地，他做出了有自己风格的作品。他解释说：很多木偶道具都很重，一直提住会手酸，所以他和伙伴们开始做拥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提线木偶，更加轻巧便于操作。木偶剧增加了音乐和丰富的情节与内容，更加吸引观众。

他们就像拥有神奇法力的“女娲”，一个个木偶，都是他及伙伴们创造出来的精灵。木制的人偶制作比较困难，从一块木料到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需要很多的工序。首先要有设计方案，画好图样，到手工雕刻打磨，再到上彩妆缝制衣服等众多流程。有时一个木偶的诞生需要几个月的心血。

因为团队的伙伴都非常心灵手巧，电视台需要做工复杂的演出服时，会找他们帮忙制作。他们曾为多位著名艺人制作服装。姚瑞明说，他们为新加坡著名影视红星范文芳制作的演出头饰及服装非常精美，在演出后她都舍不得脱下来，爱不释手。

剧团也经常到国外演出和参加比赛，如印尼、越南、沙捞越等地。2008年还代表新加坡参加了河内首届国际偶戏节，荣获银奖。2010年荣获越南第二届国际木偶节最佳表现金奖、最佳艺术家金奖、木偶设计卓越奖。

2010年新加坡青年奥运会的吉祥物也是他们负责制作的，当时因为头饰相当繁重，道具



姚瑞明及伙伴们演出剧照



2010年新加坡木偶剧团荣获越南第二届国际木偶节最佳表现金奖、最佳艺术家金奖、木偶设计卓越奖



姚瑞明（中）和他的伙伴张兴强（左）、何燕云（右）展示他们亲手制作的提线木偶

的头部重6公斤，身体重4公斤。为不让装扮者中暑，他们每次只能出场不到一小时，道具头部里还安装了小风扇，张开的大嘴也可通风。

在2015年剧团荣获沙捞越国际木偶竞赛最佳场景和表演奖。这是一项国际性比赛，能够拿到奖项，剧团的伙伴们都很开心。

2018年剧团受邀到中国参加“一带一路”河南艺术展演周，姚瑞明先在郑州的河南省艺术中心举行的木偶戏研讨会上以《木偶戏的创新道路》为题，演讲并示范表演。在信阳站演出《狮城街景》，受到热烈欢迎和好评。2018年剧团演出由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蔡曙鹏博士导演，中国、新加坡、柬埔寨三国联合演出的偶戏《森林历险记》在郑州和信阳的三场演出，轰动一时，受到各方瞩目。

偶戏在新加坡未来的发展

父亲送给他的“有各种材料和道具的化妆箱”姚瑞明一直收藏在心里，并将之幻化成了笔者眼前琳琅满目、多姿多彩的巨大“百宝箱”。目前，坐落于5 Lor Bakar Batu的新加坡木偶剧团，就是这个“百宝箱”，其收藏及制作的各类人偶及其相关的道具、服装、实在令人目不暇接，俨然一个木偶博物馆的规模。

而今的姚瑞明，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各式各样的材料，在他手中都能“雕塑”成富有艺术气息的木偶，而这些木偶在他的手中，仿佛都有了生命，让观众睁大了惊奇的双眼。

说起偶戏在新加坡未来的发展，姚瑞明表示，曾与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合作开办介绍

木偶的课程。他希望以后艺术团体和院校能开办更多有关于木偶的课程，让年轻人能够对这一行业有所了解，有机会加入其中。

每一个作品都可用双手赋予它灵魂和内涵，全身心地投入制作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用心、细心和爱心才能做出传神的作品。如果可以开办一个长期的，与木偶相关的课程，将是一项有益身心且老少皆宜的活动。木偶的造型、服装、染色、化妆等诸多领域都值得学习玩味，犹如打开一个趣味横生的百宝箱。

姚瑞明希望，木偶戏不单是给小孩子看的娱乐节目，而是使之成为艺术、媒体和教育中

有效的媒介和传播工具。现在剧团除了每年在幼儿园、中小学演出外，也曾以木偶剧《孙悟空》实践了富有新意的西游记文化演绎。剧团的英文节目很多，但他们在英文源流的观众群里，也演绎着华族的传统故事，像《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

姚瑞明心中还有一个愿望：将“百宝箱”幻化成一个专门表演木偶戏的小剧场及木偶博物馆；无论是大人小孩都能在其中找到乐趣，慰藉心灵。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美轮美奂的提线木偶



制作精良的木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姚瑞明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木偶博物馆，让更多人了解木偶、喜欢木偶

看

谈创作的要诀



文·尤今



在 初级学院执教时，有一回，在课堂上，我问学生：“今天，由家里到学校来的这一段路程，你们看见了什么呢？”

这样一个简单不过的问题，居然难倒了他们。他们一个个抓耳挠腮，答不出来。静默了老半天，我指名道姓，请一个平素能言善道的学生回答。

他站了起来，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啊，我……我一路上看到汽车、电单车、脚踏车、交通灯、马路、巷子；还有，上学的人、上班的人……”

说着说着，兀自笑了起来，其他同学也忍俊不禁。

其实，他并没有说错，一般人如果只是凭借肉眼去看周遭的世界，看到的，当然就只是这些有限的、表面的东西。然而，一旦在肉眼之外带备了心眼，便能自由地翱翔于另一个辽阔的空间，见人之所未见，拿起笔杆时，当然也能写人之所未写了；而这，对于一名创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此刻，对着这班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的学生，我正色说道：

“视而不见，是创作的大忌啊！许多创作的素材，都不动声色地蕴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

等着你们去发掘哪！你们只要睁大心眼，细细体会，便有写之不尽的素材了。”

台湾魏悌香牧师便在《老祖父和小孙子》一文里叙述了一则极富启示性的故事。一个终生在牧场工作的祖父，年老时，双目渐渐失明，他差小孙子代他巡视牧场。小孙子回来时，老祖父问他：“你看到些什么？”小孙子说：“什么也没有看到。”老祖父听到后大发雷霆，说：“你有眼睛，这里有一大片土地，正有许多事情在发生，你去了这么久，必定看到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情。”自此之后，小孙子从牧场回来，总絮絮地向老祖父报告许多新鲜的事情，比方说：“有一处围栏有些破损、有几只候鸟刚刚飞来、池里有五只野鸭在嬉戏、树丛里有一窝鸡蛋、有一只母牛似乎有些跛脚、河里最近有大量鱼群……”这些，都是他以前视而未见的。

学生们听了这个故事后，细加咀嚼，反刍，隐隐然若有所悟。

过了一个星期，上课时，我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今天，由家里到学校来的这一段路程，你们看见了什么呢？”

举一反三的学生，在经过了几刻意的观察后，答话的内容都有了丰富的内涵。

国斌说：

“在地铁上，我看到有个年轻人，大模大样地坐在保留位子上。有名白发苍苍的老人，佝偻着背，站在他面前，可是，他却视若无睹，跷着二郎腿，在玩手机。令人心寒的是，周遭的人，全都不吭一声，大家都患着可怕的都市冷漠症。”

芸丽说：

“我每天到学校，都会行经一个私人住宅区。我注意到九重葛开花了。以前，我总以为九重葛只有一种颜色，现在，用心去看，才发现除了紫色之外，居然也有桃红色的、粉红色的、橙红色的、枣红色的、纯白色的、艳黄色的，缤纷多彩呢！大家都说炎热的新加坡只有单调的夏季，可是，当九重葛热热烈烈地盛开的时候，我们的岛国立刻就有了春天的味道了！”

美芳说：

“我注意到，有个男孩，由女佣送他上学。他个子颇高，身子壮硕，但却要比他瘦小的女佣代他背书包，即连水瓶，也要女佣为他拎着。这样的孩子，是典型的草莓族啊！生活的考验一来，便不堪一击！”

元峰说：

“我回家时，经过熟食中心，看到许多鸟儿抢吃桌上的残羹剩饭，非常不卫生。新加坡被称为钢骨水泥的森林，我们应该好好思考，是不是我们快速的城市发展夺去了鸟儿的家呢？鸟类最爱吃的食物，原该是大自然肥硕的虫儿而不是油腻的饭菜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虫儿还给鸟儿呢？”

学生的话，句句都闪烁着思想的亮光，令我击节叹赏。

莘莘学子出门时带备心眼，果然便看见了许许多多过去不曾注意到的事物、景致、现象。一旦他们养成了这个好习惯，时时刻刻用心眼去看、用脑子去思考，他们便等于取得了创作大门的钥匙了。

“看”，又分两种：一种是主动的“看”、随

时随地的“看”；另一种呢，则是有目的“看”、有意识的“看”。

有时，我会利用“天降良机”，让学生刻意地“看”。

一日，上课时，乌云奔涌，阴霾的天空迅速变暗，一道跋扈的闪电横蛮地撕裂了天空，一场暴雨正蓄势待发。我心中窃喜，大好的实地教材就在眼前，不妥加利用，更待何时！

我立刻请全班学生把课本合上，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老天爷就要以它出神入化的魔术棒为我们指挥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了，我要大家翘首窗外，静观待变。

人人屏息以待。

惊心动魄的闪电过后，紧接着，是狂轰滥炸的雷响，好像要把人的魂魄都震成碎块。然后，泼辣而又霸道的雨，夹带万钧之势，把女娲辛辛苦苦地补好了的天冲裂了、冲破了，像瀑布、像泄洪，仿佛要把大地狠狠地砸个遍体鳞伤才甘罢休。

课室里的这一群学生，在“终年是夏、一雨成秋”的小岛国里生活了十多年，可是，暴雨一来时，他们不是躲进建筑物里，便是在大伞的掩护下疾步行走，从来没有机会如此专注地静坐一隅，好好地“看”大自然这一场奇妙无比的演出。看，看看看，连续不断地看；看了又看、看了再看；下课钟响时，雨未停歇，他们还继续在看……

经过了这一次全神贯注的观赏之后，他们在写作文时，便避开了“大雨倾盆而下”这种老掉了牙的形容词，改而在笔杆里注入了让人惊喜连连的新意。

且看看以下一些“观雨活动”后的描写：

“想必娘要嫁人了，雨才会下得如此惊天动地……”

“雨像头猛兽，猝不及防地扑噬过来，大家争相逃跑……”

“天庭在开舞会，有声有色——雷声是音乐，闪电是灯光，仙女的发丝如透亮的瀑布，满天

狂舞……”

“阴森诡谲的雨，带来了漫天漫地的鬼气，让人浑身起着鸡皮疙瘩……”

“女娲修补天幕的功夫这么蹩脚，让雨一冲，便碎不成形，她应该去上补习课了……”

“山崩地裂的雨啊，来势汹汹，仿佛在寻找它前世的仇人……”

这些不落窠臼的描写，全都展示了可圈可点的创意。

同样是雨，暴雨和细雨，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为了培养学生多角度的描写能力，有一回，碰上霏霏细雨，我便让他们细心观察，然后，找个比喻来加以形容。

他们入神地看，在看的同时，他们也恣意让想象力长出翅膀。当现实和思维圆融地结合为一体时，文字便“噼噼啪啪”地闪出了绚丽的火花：

“细雨是透明的粉丝。”

“细雨是温柔的断箭。”

“细雨是被切割的思念。”

“细雨是哭泣的音符。”

“细雨是营养不良的记忆。”

“细雨是纠缠不清的单恋。”

“细雨是母亲的喋喋不休。”

“细雨是太阳誓不见面的宿仇。”

“细雨是怨妇的泣诉。”

“细雨是感伤的箫声。”

“细雨是妈妈乱挥的鞭影。”

这些比喻，新颖、新奇、新鲜，充满了活泼的生命力。

看雨而能看出丰沛的灵感，同样的，看海、看山、看花、看树、看云、看月、看星星，看一切的一切，也能牵引出内心的感动而让笔端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想看、要看、去看，是写作不可或缺的要诀。

“看”，又可分成两大层次。

以上所谈的，都是透过肉眼去“看”的，

属于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呢，必须仰赖心眼。深邃的心眼，能助人开悟，让精神升华到另一个更高的境界。肉眼人人都有，心眼却未必。

印度作家安东尼·德梅勒写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夏殷棕译）：一个作家去修道院寻访一位大师，想要给他写一部书。他问大师：“人们都说你是天才，你是天才吗？”大师含笑回答：“可以这么说。”作家继续问：“那么，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天才的？”大师言简意赅地说：“看见的能力。”作家听了疑惑不解，又问：“看见什么呢？”大师平静地说：“从毛毛虫里看见蝴蝶，从蛋中看见雄鹰，从自私的人身上看见圣徒，从死亡中看见生命，从分裂里看见统一，从人性中看见神性，从神性中看见人性。”

我告诉学生，所有的写作原理、道理、哲理，都浓缩在上述这则耐人咀嚼的故事里了。

悟者得道。

有那么一天，当他们能在繁华中看到苍凉、在颓败中看到辉煌、在衰亡中看到兴隆、在强硬中看到温柔、在饱满中看到空荡、在粗糙中看到细腻、在缺陷中看到完美，那便意味着，他们已经长出了另一双深邃的心眼，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体会蕴藏在生活深层里的滋味。

当然，对于创作者来说，最大的挑战与难度，永远是写人。

看到微笑里的快乐、看到泪光里的悲伤，直截了当，难度不高。然而，能在刻薄里看到温馨、在奸诈里看到善良；或者，在美丽中看到丑陋、在坚毅中看到软弱，从而发掘出那些隐藏在深处的人性，才是真正的考验。只有看得仔细、看得真切、看得深入、看得透彻，才能完全而又完美地通过这项严峻的考验。

“看”，是初入写作门槛者必修的一大功夫。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良木园酒店



文图·虎威

在我国74项国家古迹中，仅两项为酒店，其一是创立于1887年的莱佛士酒店，其二是本期主角——创立于1900年的良木园酒店，它较之前者年轻一点，但也已经121岁了。

由于历史悠久，且耸立于三岔路口边的山岗上位置优越，再加上建筑造型异常出众，人们即使没进入它里面，也不可能忽略它的存在。良木园酒店因而投影在许多本国乃至外国游客心中。

原是德国人会所

良木园酒店在生命旅程中曾经历大规模扩建。被纳入国家古迹名册而受到法律保护的，

仅是它的主楼。这栋楼的用途原非酒店而是会所——条顿人会所，供外来的德国人聚会。它是在落成18年后易主，摇身一变而成为集餐馆、咖啡座、娱乐于一炉的场地，并以英国的Goodwood赛马场命名古德伍德厅，至1929年转变为Goodwood Park酒店。

查Goodwood House乃是英国南部山明水秀的西萨塞克斯郡一位公爵的庄园，附近的古德伍德赛马场即由其家族管理，在英殖民地时期将Goodwood Park用作酒店名称何其贴切！而我特别欣赏它的意译中文名，不但想起谚语“良禽择木而栖”，亦幻想假如旅人是飞来飞去的鸟儿，便都会选择这家“良木”酒店作为旅途中的落脚处。多好的意象，难怪酒店多年来屹立不倒！

然而，它却历经风雨。在日治时期为日本高官府第，和平后曾是军事法庭。主人也数次更换，1968年为本地已故银行家邱德拔收购，目前由其家族拥有和管理。



位于史各士路22号的良木园酒店主入口气派不凡

德国文艺复兴风格

由英国建筑师比德韦尔（R A J Bidwell）设计的良木园酒店主楼，令我想起德国文艺复兴风格。它仿佛不断地在述说它为德国人会所的前身。

看主楼旧照片，怦然心动。只见建筑物的原样，比现在还要吸睛。它的焦点元素——一个高耸的八角塔，比目前的更壮观。这是因为它的攒尖顶不但比较高，其上还添一小塔（lantern）。

另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原建筑外墙的饰面并非全是灰泥加涂料。大部分的墙乃是用饰面砖砌成，仅窗框、隅石例外，因而在色泽、质感上产生对比。吉布斯框（Gibbs Surround），一种以18世纪英国建筑师吉布斯命名，凹凸分明的装饰主题，大量应用于窗户，更增强了建筑物的个性。

现有主入口大圆拱所框着的门廊，两侧两个半圆山墙及其上的灰泥装饰，则大致和从前的相同。主入口原本供车子落客的门廊连接一道壮阔的楼梯，使整个“进入”的过程气派非凡。

不寻常的工作导览

小时候看莱佛士酒店、良木园酒店，总觉得它们高不可攀，就如当年经过不久前走入历史的罗敏申百货公司，仅看橱窗，即使走进里面也只是看而不买。而上述两家酒店简直连进也没进去过，仿佛它们是属于另一阶层人士的“领土”。

进入良木园酒店应该是工作之后的事了。第一次结缘是因一个特别的任务：上司指定当向导，带领两位将设计一处新加坡大使馆的美国建筑师作狮城一日游，让他们了解我国建筑传统获取灵感。记得那是1990年，我是年轻建筑师，从未做过向导但对此任务极感兴趣。先设计路线——离不开市区里一些出色的老建筑和几个主要的保留区，但也涵盖市中心以外值得一看的精品。先亲自走一趟“彩排”，方信心满满“上阵”。良木园酒店是此行一个观光点，其中餐馆也是我们在午间用餐的地方。

多年后我有机会到海外做项目。第一次出差的城市是济南，客户竟也安排年轻建筑师带我看当地古迹获取灵感。来到“四面荷花三面柳”的大明湖，中学课文《老残游记》黑妞白妞说书情景蓦地在脑海中冒出，一时感动莫名。



良木园酒店的主楼是我国国家古迹

从陌生变得熟络

一回生，两回熟。与良木园酒店的感情，从喜爱和光顾其中餐馆，至也到其咖啡座用英式下午茶或本地下午茶，甚至特地往其西饼专卖柜台买蛋糕……这么多年的支持，虽不频密，但也足以做其“粉丝”了。

去年病毒阻断期过后，当堂食再次许可时，良木园酒店的中餐馆乃我与家人重访的首个餐馆。喜见它因新装修而添新意，但从窗外望向泳池，那种旧时代老酒店的风情犹在，而这显然是其魅力所在。

现在看这泳池“老款”，但读良木园酒店历史，发现它原来是本地首家提供游泳设施于其住客者的酒店，可追溯至1947年。而它在本国创下的第一，还包括1950年代第一个冷气酒库，1961年第一辆冷气酒店德士，何其前卫。它更接待过无数尊贵的客人，包括英皇室贵族、政治家、影星。它高塔底下独一无二超级昂贵的套房，也只有此等人物方能体验了。

这回重访的另一惊喜，是发现到连接中餐馆与咖啡座廊道中的一段已添加了摆设柜，将酒店的故事及一些历史性物品摆放出来，就像个小小博物馆，让到访者都能走一段简短的时光隧道。这是颇值得嘉许的。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从“吃风”说开去



文图·汪惠迪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应聘到新加坡工作，初到贵境，什么都感到新奇。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因而官方语文有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四种。英语是政府行政用语，也是各族同胞相互之间的通语。华语是华族的共同语，除此之外，还有福建话、福州话、广东话、潮州话、客家话、海南话等六种主要方言。

这种多语现象如果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并不稀奇，可是在一个蕞尔城市岛国就颇具特色。人们来到有花园城市美誉的新加坡、一个多语并存的社区，可以听到马来语、淡米尔语、英语和华语及好几种南方方言，华洋鞦韆，南腔北调，宛如进入一所语言大学。

开国总理李光耀和现任总理李显龙都谙熟英语、马来语、华语和闽南话，华族平民百姓会讲英语、马来语、华语和一两三种方言者也大有人在。新加坡人的语言能力令人艳羡。

我从事文字工作，作为“新客”，初来乍到，对新加坡人，特别是华人的语文生活特别敏感。内子生于新加坡，亲人都在新加坡，因此我经常有机会跟他们聊天。记得有一次在闲聊时，我听到他们用福建话说，有位亲戚全家到中国ziah hong去了，我知道福建话ziah就是“吃”，可“风”怎么ziah呢？

在中国的普通话里，“风”不能ziah，倒是可以“喝”，而且只能是“西北风”，“东南风”就不行。“喝西北风”比喻没有东西吃，挨饿。在某些方言，比如吴语（上海话）中，就不说“喝西北风”，只说“吃西北风”。后来，我才知道，

新加坡华人所说的“吃风”是借词，源自马来语Makan angin, Makan是“吃”，angin“风”，原意是“散步”“兜风”，引申为“旅游”“度假”等义，由此，又衍生出“吃风楼”，“吃风楼”即“度假屋”。



“度假屋”之所以叫做“吃风楼”，或因“度假屋”大多建于度假胜地，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且远离尘嚣，清净优雅，是香港粤语所谓“叹世界”（享受生活）的好去处。既然“度假屋”是休闲、享乐的好去处，把它叫做“吃风楼”，似亦顺理成章。

香港奉行“三语两文”政策，“三语”指普通话、广州话和英语，“两文”指英文和中文，回归后的港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仍讲粤语。粤语不说“吃”，而说“食”（sik），如“食饭”“食粥”“食烟”，“喝西北风”就说成“食西北风”。

同是“西北风”，可“喝”，可“吃”，可“食”，“喝”“吃”“食”义近，用法有什么

分别呢？

“喝”指吸进液体或流质食物，“喝西北风”的“喝”，用的是它的比喻义（吸入）。“喝”表示的意思在古代汉语中用“饮”，甲骨文中的“饮”像人俯身吐舌捧尊就饮，引申可指饮料，如“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而固定短语如“饮水思源”和“饮鸩止渴”等成语中的“饮”，不能换成“喝”。“饮”唐代用“喫”，明代用“吃”，现代通用“喝”。



甲骨文“饮”字

“吃”指把食物咀嚼后咽下去，有时也指“喝”，上海话里的“吃”能延伸表达多种意义，不但可以“吃西北风”，还可以“吃上风”（碰上好运气）。

“食”作名词，表示一切可吃的东西；作动词，表示吃，“吃”在普通话中常单用。但是“食”表示“吃”在普通话中不单用，一般只出现在合成词和熟语中，如“美食”“废寝忘食”。古代汉语中“食”常单用，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大老鼠呀大老鼠，别吃我的小米，《诗经·硕鼠》）。俗语“民以食为天”也不说“民以吃为天”。

“民以食为天”出自《史记·酈食其列传》。故事说，楚汉相争时，刘邦被项羽困在成皋，他想放弃成皋，这时谋士酈食其（Lì yìjī）劝道：我听说知天命者为王，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对老百姓来说，粮食最重要。现在楚国粮食囤积在敖仓，楚军未派重兵把守。如果大王派兵去攻打，夺得楚国的粮仓，那就等于争取了楚国的人民。这样一来，大王必然能扭转战局，打败楚军。刘邦采纳了酈食其的建议，便派兵攻取敖仓，扭转了战局。因此酈食其的名言“民人以食为天”得以流传千古。

酈食其所谓“天”，是指“所依存、所依靠的”，比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王者以民人为天”，因此打天下必须依靠老百姓，而老百姓要生存就得有得吃，如果食不果腹，甚至饿殍遍野，那是要造反的啊。

正因为“吃”对每个人来说是那么重要，所以这个“字词”（一个字同时是一个词）的含义十分丰富，使用频率高、适用范围广，在中国普通话的5万6008个常用词语中，按频级升序（frequency level ascending）排列，“吃”居第184位。

在“吃官司”“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种纸不吃墨”“黑方的炮被吃掉了”“他在公司里挺吃香”“这工作很吃重”“这事儿做起来挺吃力”等语句中，“吃”表示各种不同的意思，尤其是那些明明不能“吃”的事物跟“吃”组合，使学习者，尤其是初学华语的老外，或以英语为母语的华族学生在学习时倍感困难。

相比之下，“食”按频级升序排在第1864位，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跟“吃”相去甚远。它主要表示可吃的东西，如“主食”“副食”“荤食”“素食”“肉食”“面食”“零食”“猪食”“鸡食”；或表示供食用或调味用的，如“食材”“食品”“食物”“食糖”“食盐”“食油”；或用在成语中，如“食不甘味”“食古不化”“食言而肥”；“食补”“食疗”中的“食”表示进补或治疗的方式；“食言”指不履行诺言，失信。

在中国历史上，“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可谓源远流长，炎黄子孙无论身处何地，“以食为天”的观念无不根深蒂固。

可是光顾着吃行吗？不行，于是又衍生出“食以安为先，安以质为本，质以诚为根”。意思是说，吃一定要吃得安全、吃得健康，食品安全以食物的品质为保证，而要保证食物的品质，须以食物的生产者、制造者的诚信为根本。食——安——质——诚，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曾几何时，中国台湾地区民众为抵制当局进口美国“莱猪”（指含有瘦肉精莱克多巴胺 Ractopamine的猪肉）闹得沸沸扬扬。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否开放“核食”（指日本福岛核灾区食品）又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是“食安”，而“食安”“以诚为根”。诚实守信是根本，诚信丧失，天良泯没，丧尽天良，“食安”落空，百姓遭殃。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流汗沾衣热不胜

观汗知病



文图 · 李曰琳

新加坡地处赤道，四季如夏，烈日炎炎之下，汗如雨下的情形时有所见。虽然运动时挥洒汗水是令人愉快的事，但有时高温流汗也让人觉得烦恼。

出汗是人体正常的生理现象。由于天气炎热，或因为衣着过厚、饮用热汤、情绪激动、剧烈运动等原因，身体为了调节肌体温度会排汗，因而出汗量增多，这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但如果不是因为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时时出汗或大汗淋漓，则为病理性多汗症。异常的出汗或出汗量超于正常，让人感到困扰，也会对日常生活或社交活动造成影响。

多汗作为一种症状，既可单独出现，也常伴随于其他疾病过程中，如甲状腺机能亢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风湿热、结核病等。除了治疗原发基础疾病之外，西医治疗多汗症的方法包括药物和手术。口服抗胆碱能药物抑制汗腺分泌，或服用抗焦虑药、Beta受体阻断剂以缓和心跳，进而减少出汗；在出汗多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抑制汗腺周围自主神经功能；每周1-2次离子透入疗法减少汗腺分泌；最后一步是直接进行神经手术，切断受影响部位汗腺的相应神经，让汗腺不能分泌汗液。

中医认为血汗同源，汗液是人体津液的一种，由津液化生而来，并与血液有密切关系。多汗是由于阴阳失调，皮肤腠理不固，而致汗液外泄失常的一种病症，并分为自汗和盗汗两种。

白昼时时汗出，动辄益甚者，称为自汗；寐中出汗，醒来汗止，称为盗汗。笼统地说，自汗多属阳虚，盗汗多属阴虚。

产生自汗盗汗的原因

1.病后体虚：体质虚弱、病后体虚、弱不经风、久患咳喘、耗伤肺气；肺与皮毛相表里，肺气虚的人，肌表疏松，表虚不固，腠理汗腺开泄而自汗不已。或体虚气弱，又感受风邪，导致营卫不和，卫气不固而致汗出。

2.情志不调：思虑烦劳过度，损伤心脾，耗伤心血，虚火内生，阴液不能内藏而外泄。或情志不舒，情绪愤怒，气机郁滞，肝郁化火，火热逼津液外泄，而致自汗盗汗。

3.嗜食辛辣：嗜食辛辣厚味，或素体湿热偏盛，邪热郁蒸，津液外泄而致汗增多。

正常的出汗可以调节人体温度，但出汗过多或持续时间较长，也会发生精气耗伤的病变，以致出现神情倦怠，肢体乏力，不思饮食等症状。一般来说，汗症多属虚证。自汗多属气虚不固，盗汗多属阴虚内热。但因肝火、湿热等邪热郁蒸所致出汗，则属实证。病程久或病情较重者，会出现阴阳虚实错杂的情况。自汗过久可以伤阴，盗汗过久则可以伤阳，出现气阴两虚或阴阳两虚的情况。

中医治疗自汗盗汗

首先着重辨明阴阳虚实，然后根据不同证候用药。若虚证，治以益气、养阴、补血、调和营卫；若实证，则清肝泄热，化湿和营；若虚实夹杂，则根据虚实的主次而适当兼顾。根据这个治疗原则，一些主要的证型治疗如下：

1.肺卫不固证：常见汗出恶风，稍动一下汗出不止，或局部、半身出汗，易于感冒，体倦

乏力，周身酸楚，面色晄白无华，苔薄白，脉沉细。

治疗：使用桂枝加黄芪汤加减，以益气固表。药用桂枝、白芍、黄芪、生姜、大枣、甘草等调和营卫，气虚加党参、白术健脾补肺；兼有阴虚加麦冬、五味子养阴敛汗；兼阳虚，加附子温阳敛汗；汗多者加浮小麦、龙骨、牡蛎固涩敛汗。

2. 心血不足证：自汗或盗汗，心悸少寐，神疲气短，面色无华，舌质淡，脉细。

治疗：使用归脾汤加减，以养血补心。药用人参、黄芪、白术、茯苓益气健脾；当归、龙眼肉补血养血；酸枣仁、远志养心安神；五味子、牡蛎、浮小麦收涩敛汗；血虚严重者，加枸杞、熟地补益精血。

3. 阴虚火旺证：夜寐盗汗，五心烦热，或兼午后潮热，两颧色红，口渴，舌红少苔，脉细数。

治疗：使用当归六黄汤加减，以滋阴降火。药用当归、生地、熟地黄滋阴养血；黄连、黄芩、黄柏清热泻火；五味子、乌梅敛阴止汗；潮热甚者，加秦艽、银柴胡、白薇清退虚热；汗出多者，加浮小麦、牡蛎、糯稻根固涩敛汗。

4. 邪热郁蒸证：蒸蒸汗出，汗黏，汗液容易使衣服黄染，面赤烘热，烦躁，口苦，尿黄，舌苔薄黄，脉弦数。

治疗：使用龙胆泻肝汤加减，以清肝泄热化湿。药用龙胆草、黄芩、栀子、柴胡清肝泄热；泽泻、车前子清利湿热；当归、生地养血和营；糯稻根敛阴止汗；里热较甚，小便短赤，加茵陈、薏苡仁除湿清解郁热。

多汗症的预防调摄

1. 勤洗澡，穿透气性能好的衣服：可以有效地去除出汗引起的臭味；需要勤换内衣，衣服要保持干燥清洁，轻盈透气的衣料比较凉爽，可以减少出汗。

2. 放松心情，劳逸结合：有些人在压力、紧张、焦虑时会流汗不止，适当放松心情，减轻压力，可以缓解出汗的程度。

3. 少食辛辣厚味：吃咖喱、辣椒或其他辛辣食物，会使人感到灼热，人体就需要通过流更多

汗来调节体温。

准备多一件衣服和手帕：汗出时，毛孔散开，易于感受风寒而感冒。注意避风寒，防感冒。汗出后，应及时用手帕将汗擦干，换上干燥清洁的衣服。

食疗方

1. 黄芪粥

材料：黄芪30g、红枣8枚、粳米100g。

服法：将黄芪先煎煮30分钟取汁，与红枣、粳米混合煮粥，每日食用，适合阳虚自汗者。



2. 百合莲子山药粥

材料：百合20g、莲子20g、山药20g、五味子5g、粳米100g。

服法：将材料一起加水煮粥，每日食用，适合阴虚盗汗者。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游新云南花园

走一趟缅怀感恩之旅



文图 · 李喜梅

最

近媒体上流传一段视频，介绍重建后的云南花园，赞为西部最夯，清静怡人的新园。2020年春揭幕，可惜因新冠病毒疫情阻断，乏人问津。

过去曾到访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多次，都是有所为而至，来去匆匆。好几次因接待北国南非的教授，安排住宿在大学附设的培训中心。教授们对此岛国西郊的葱绿校园环境，赞不绝口，有者还誉之为本区域最美丽的大学校园。

不久前适逢福建会馆180周年大庆，我通过网络线上参与之际，再次听到福建先辈热心办学、不遗余力的壮举，创办南大的先贤陈六使一再被提起。此传奇人物的名字铿锵入耳，如洪钟声空中回荡，激起我心里缅怀之情。我决定择日去探访新园，还想慎重地“瞻仰”一下南洋大学原牌坊。

醒南学校毗邻 再续前缘

某个天气晴朗的上午，我乘99路线公交，轻装出游。先到裕廊西93街“拜会”传闻中的原牌坊，其上校名处曾经留白，如今字体早已补上。



位于裕廊西93街路旁的原牌坊

据悉，“南洋大学”四字是当年国际知名书法家于右任的珍贵墨宝。这历史感厚重的南大原牌坊，也已被列为国家保留古迹。只见牌坊孤守一方空旷地，想它若有情，或会向我这唯一的路客倾诉，分享它饱经风雨的沧桑岁月？

转角处大路为裕廊路上段。呵，那不就是昔日我每天来回学校必经之路？当年浓郁密荫的云南园、起伏含笑的山峦，以及闪烁的青春岁月，都到哪儿去了？

过后，我来到91街邻里处的醒南学校。依据问路时善心人的指点，沿着学校旁的大沟渠边上的人行道前进，步上横跨泛岛快速公路的高架行人天桥，即抵达目的地。

算是奇缘。昔日公立醒南学校坐落于裕廊路12英里，距离南洋大学不远，只需经过裕廊

小学和武林山坟区，再绕一段弯路即可见到大学牌坊。在我国立国发展路上，裕廊地带继工业区之后，逐步开发为密集住宅区。醒南学校也搬迁至新环境，这回与南大再续前缘，距离拉近，仅隔着一条快速公路，而在地图上则不过是一线之隔。

中轴线串建校史迹

来到云南花园，不远处竖立着另一座南洋大学牌坊，与上述原南大牌坊犹如双胞胎。整体的感觉是较为新颖美观。巨柱内侧有块铜板，刻着它的“身世”：此仿制牌坊立于1995年5月17日，由时任新闻及艺术兼卫生部长杨荣文准将揭幕；原南洋大学牌坊建于1955年，坐落于裕廊路上段（裕廊西93街）。

以牌坊为起点，串连建校纪念碑及华裔馆，构成中轴线，属于云南花园的核心地带。迈入牌坊沿着中轴线前行，来到富有中华传统文化风格的建校纪念碑前面，上书揭幕日期和两位主宾姓名（顾德爵士与陈六使先生）。斜坡草地上嵌着“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白色大字，这话重心长、直入人心的八字校训，深刻在南大校友们心坎上！

中轴线走道衔接着一座十来级的台阶。拾级而上，一栋四平八稳的标志性建筑呈现眼前。



建校纪念碑

这是华裔馆，典型的中国南方建筑，古色古香。此建筑物与建校纪念碑及牌坊，都属于国家级的保留古迹。这里是早年的南大行政楼与图书馆，可说是当年南大的“心脏”宝地。

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几经风雨洗礼；1995年5月易名华裔馆，2011年并入南洋理工大学，成为大学内一个自治及自给自立的机构，集华裔研究、博物馆和图书馆为一身。前方的马路已改道，原有喷水池则已铲平，修建成广场。两排40棵的大王棕榈，对称树立，魁梧简洁，牡丹绿叶般陪衬出主建筑的庄严宏伟。

一侧的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建筑彰显着福建会馆的英文全名（2019年岁杪添加）。福建会馆上世纪捐赠了523英亩（212公顷）的土地，作为发展新马首间中文大学之用途，旁边新路冠上陈六使先生之名。这位富商/慈善家当年以个人名义首捐500万元作为建校基金，空前义举，传为佳话。

当年筹建中文大学，几乎是新马华社的总动员，一砖一瓦，众志成城。在殖民地历史背景下，这所区域内唯一的中文大学，曾是新马华社的共同骄傲。记得当时的云南园，每逢假日，不时有一辆辆的大小型巴士，满载着游客到来参观，俨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旅游胜地。那时代社会民风淳朴，假期流行野餐郊游，南洋大学常是必访之地。

南洋大学1955年开办，共造就了1万2000名毕业生。旧时毕业生谋生就业艰辛，许多学子被迫远走他乡，立足各地不同领域，继续自强不息，发光发热。1980年南洋大学举行第21届毕业典礼，也是最后一届，南洋大学自此走入历史，并留驻在年长一辈的记忆里。同年南大与新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接着，政府在原址设立南洋理工学院，1991年晋升为理工大学，逐步成为世界知名的学府。经过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淘洗，大学校园里的变化，不亚于岛国的变化。

南洋湖 垒石瀑布与湿地

前身为南大湖，1961年10月由南大师生在烈日下挥着汗水，合力完成的劳动成果。南洋理工学院时期，改称“南洋湖”。

“南洋湖”犹如毛虫蜕变，经历苦痛的酝



南洋湖景



6米高的垒石瀑布



保留下来的八角亭

酿期，尔后悄然化蝶，历时约20个月，工程浩大，为岛国前所未有的项目。旧日南大湖与周边面积原为4公顷，扩建后变成9公顷。附设约900米长的步道和观景看台，一道5.6米高的垒石瀑布，这是园区最吸睛的园景：水沫飞溅，流水声不绝于耳，述说着一个个的旧情新事。

静水流深。新闻资料显示，南洋湖的原水量7,500立方米，翻新后增至1万7000立方米，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水塘，整个花园内的水量达2万5000立方米，相当于10个奥林匹克游泳池的水量。

潺潺水流，通往低处湿地的八个小水塘，经过滤净化后，进入蓄水库，再循环永续，生生不息。

水边植物密集，俱来自各地；陆上本土与外来热带园艺植物也争相斗妍，缤纷多姿。园景设计师也吸收欧陆浪漫主义园景设计的养分，在曲径转角处，出现开放设计的亭子、椭圆石头和长石阶等，让人耳目一新。此集合东西园林特点，融入国际元素的创意园林，宛若国际花园节园景竞赛项目的大型展示，等待各路访客评分。

溯本思源 相思何处寻

南洋湖安置有净水系统，控制水中氮含量。湖水明澈，披彩妆的鱼儿水中悠游，来去无踪的鸟儿树间高鸣；湖畔花红叶绿招蜂蝶，楼台碧水照人来；丛林间步道上，徐风送花香，恍惚间，让人忘却置身何处。

看着路旁前人种的一排非洲楝树，巨人般守护着校园，唯独当年的“山山皆秀色，树树皆相思”景致，却已无迹可寻。一些山丘铲平了，相思树更是一树难寻。叫重游新园的南大校友和旧雨新知，情归何树？移山砍树为发展，山丘

或难重建，但树木却可重栽，对不同年龄层访客而言，一种相思，多种情愁。其实，温馨决策取决于人心，植树弥续相思情，何乐不为？

新云南花园与南洋湖相毗邻，物种多元多样，香草园、胡姬花圃，美景处处。园内除了中轴线上的保留古迹，还保留了数座原有的八角亭，亮丽登场；红柱绿瓦花栏杆，美轮美奂；亭内安有石凳圆桌，适合休憩及避雨，一座还安了饮水机，设想极为周到。

岂止休闲 也切磋琢磨

因为喜欢这个富历史感、赏心悦目的花园，加上交通方便，我陆续自游和伴游多次，每回都有新的发现和大小的惊喜。12月初为晨运伙伴作向导，眼见不逊外国旅游胜景的瀑布、水系与园景，姐妹们心旷神怡。行走间发现有些走道放了游客止步的指示牌，围起不让通行，原来部分走道正在进行维修，因出现裂痕等问题。

看来，新项目完成后，总会出现一些瑕疵或毛病，需要多方面的测试与考验，经过相当岁月的洗涤及沉淀，才趋成熟稳定。工程如此，教育文化事业亦是。

那天，当我们要走出南洋湖时，遇见一群年轻学子与导师，在湖区步道上切磋琢磨。他们放置能“潜水”的电子设备入湖，顷刻间即捞起，似乎在采集湖水样本作检测。看来经过大翻新、脱胎换骨之后，一座花园，多种用途。南洋湖也变成校园内一些学系学子们实验与实践的场地，比休闲花园更上一层，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作者为亚洲文明博物馆、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导览员，植物园导赏员）

文明的支柱力量

价值观



文·胡林生

人类的历史文明，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有些文明，虽然灿烂辉煌，光芒四射，但只出现在某个历史阶段，或者局限于特定地区。真正能够从古迄今延续不断，并且能随着世界潮流的发展而历久不衰，甚至能自我更新，以适应时代的需求的人类文明，屈指算来，可说寥寥无几。

以影响力的宏观来说，东西两大文明历史最悠久，是影响范围最为深广的文明。西方文明从埃及、波斯、希腊古文明开始，经罗马和基督教文明的融汇结合，一直延续发展到近代欧洲的法制和科学而形成吸纳百川的综合文明。东方文明则以儒、道、墨为主体，散布于东亚大陆的东方文化圈，后来再融入释家理念而延续衍生的综合

文明。

东西文明为什么能绵延数千年而不断，并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而自我更新？追根究底，完全是东西文明都有一套坚实的顶梁柱——价值观的缘故。

东西文明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什么？东西文明的价值观有什么不同？

简单地说，价值观是人们对人、事、物有关理念、倾向、主张的观点、理解、认知、判断或抉择。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人、事、物的取向、原则、评价尺度和标准。所以，一个人的价值观，常常在人生观，人际关系，社会观和世界



观等层面体现出来。

西方文明的价值观，高居榜首的是：自由、民主、法制、科学和博爱。这五大价值观跟古希腊和罗马文明以及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有密切的渊源。工业革命后，欧洲各国相继摆脱封建和宗教的桎梏而展开民族独立运动，把西方文明带进了现代文明的社会框架。这五大价值观的涵盖面非常广泛，可以从个人的思想言行延伸到各种人际关系、国家宪法、社会体制等不同层面。譬如：人权、平等、信仰、言论自由、探求科学真理、崇尚劳动节约、扶弱济贫等等，都是现代西方文明价值观精神面貌的体现。

东方文明是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类型，具有坚韧的生命力。东方文明主要以儒家学说和思想理念为主体，展现了一套跟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在政治层面，历代的鸿儒学者都一致主张君主必须圣贤能干，实施仁政、德政、推行贤明政治，以造福广大的民众。所以，孟子的“君为轻，社稷次之”和“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圣君和明君的指标，否则就落得“昏君”或“暴君”的骂名。在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社会行为和道德规范等层面，东方文明也有不少跨时代、地域和种族，并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理念，足以和西方文明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平等等相抗衡而又毫不逊色的价值观。儒学大师杜维明曾经把“仁、义、礼、智、信”列为最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华传统，视为东方精神文明的标杆。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里，这些普世价值观时时刻刻都发挥着传承和发展的正能量。无论是个人的行为修养，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竞争激烈的工商活动，或者是大公无私的法制架构，都无法回避这五大价值观的衡量和评鉴。

当然，上述的五大价值观并不能完全涵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一些家喻户晓，代代传承的理念和传统，仍然活跃于社会的每个阶层，譬如：最能凸显家国情怀，职业操守和道德良知的“忠”，表达养育感恩，血肉情深的“孝”，仍然独树一帜，不可摈弃。其它如包容异己，顾全大局以求“和而不同”的“和”，以及“己不

欲勿施与人”以及“推己及人”的换位思考，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衡量尺度。此外，在争执不休和敌对双方因无法达成协议时而取决于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更是中华文明脍炙人口的价值观。

宗教文化和西方文明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方面，如扶弱济贫，讲求博爱宽恕，反对暴力腐败等，起了积极的正面作用。东方文明在中世纪虽吸纳了一些宗教元素，但基本上宗教并不是文明的主体。不过，东方文明在历史的长河里，传承了无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可以作为人们思想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典范。譬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孟母的“断机三迁”，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愚公的代代“移山”，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岳飞的“精忠报国”等等说不完的历史课题；甚至是文学巨著的响当当的人物，如“桃园三结义”，“周处除三害”，刘备的“三顾茅庐”等，都是朗朗上口，传递了无数信念而闪烁发亮的价值观，广泛受到群众的浸濡和感染而引起巨大的共鸣。

鸦片战争后，东方文明在西方文明的碰撞下，的确经过自我否定和全盘西化的历程，人民普遍接受科学和民主法制的洗礼。但有着坚韧生命力的中华文明并没有被西方文明所取代，反而在强大传统伦理和宗亲关系的凝聚力下，浴火重生。传统价值观在筛除封建迂腐的陈旧理念和吸纳西方文明的精华元素后，形成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社会契约。譬如：西方文明所标榜的“自由”，主要内涵是个人放任和架空一切的言行爱好，习惯愿望的表达。东方文明在重视自由的同时，还强调个人自由绝不能凌驾整体利益之上，所以，“小我”必须顾全“大我”。西方文明的“民主”和“人权”，着重言论的自由，异议的表达，否定当权者的独断霸道。东方文明在人权方面更强调生活和发展的保障，民主执政的问责精神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为少数或者特定利益集团服务，以民为本的色彩更为鲜明浓厚。

西方有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东方也有句名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两句话，充分凸显了东西文明立身处世的不同

意识形态。前者表达坚决奋斗、积极争取、不达目的死不甘休的决心。后者旷达释怀而不强求，对客观环境采取伸缩性的应对方式。

毋庸置疑，东方文明跟西方文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碰撞和交融汇合，仍然保留许多自我的特性，说明了东西文明的优越本质，可说各有千秋。

疫情冲击下的优劣本质

2019年，新冠病毒如滔天巨浪，铺天盖地席卷全球每个角落。经过一整年的折腾和冲击，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逃过这场浩劫的肆虐，国计民生无不惨遭破坏。东西文明的支柱力量——价值观，也严重地受到考验和挑战，显现了优胜劣败的必然趋势。

武汉封城后，招致西方言论的无情挞伐，说是对“人权”和“自由”的严厉侵犯，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事实证明，唯有封城，通过禁止大型人流的活动和居家隔离，才能有效地阻断病毒的蔓延和扩散，挽救千千万万的宝贵性命。西方文明的人权观，因而受到普遍的置疑和挑战。到底是性命更宝贵还是个人自由更重要，封城的举措是否必要，世人已逐渐有了明确的答案。

有些西方学者一度提出“全体免疫”的主张，以牺牲老弱残障人士来换取抗体，进而赢得全民的免疫。这种扼杀高龄人士生存权利的做法，很多人认为比侵犯人权更为残酷无情。幸亏这种主张因不得人心而被多数国家唾弃。

不少西方人一直以“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号召，坚决反抗一切约束个人言行的举措。在病毒疫苗还没试验成功之前，居家隔离和出门佩戴口罩可以阻断病毒的散播。他们既不合作，也不认可，甚至公然反抗。这种心态和行径，与其说是自私、无知，不如说公然与公众的整体利益敌对。“自由”绝不能诠释为放任无束的个人行为，也不能凌驾整体利益之上。随着疫情的日益恶化，这个观点已经逐渐成为大多数人认同的社会契约。

从病毒爆发到现在，大约一年多时间，全球病毒患者人数已高达1亿3千多万，病毒受难者

超过280万（2021年4月初的统计），打破了流行病疫的历史记录。在患病者中，有两组高风险的人群：一组是在安老院的退休人士和老弱病患者，他们局促在狭小的居住环境里，无法逃避病毒的群组感染和传播，因患病而逝世者人数最多。另一组是穷困无依的老龄人士，他们因付不起高昂的医药费，一个个因中招而往生。东西方各国在面对这些老龄病患人士的问题时，显现了不同医疗体制的功效落差。东亚各国多以举国之力，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以挽救宝贵的性命。欧美各国则让私立医疗机构来扮演重要的角色。由于人力资源有限和费用高昂，自然功效大打折扣。

自由和人权的诠释

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曾在2016年12月23日针对“自由”和“民主”问题，跟BBC主持人有一段很精彩的访谈。他说：“老百姓要的是一个女性和儿童可以在夜间放心走在街上的自由”；“老百姓要的是生活在良好城市秩序下的自由”；“老百姓要的是在教育 and 求职上不存在背景和种族歧视的自由”；“老百姓要的是对于宗教信仰没有偏见的自由”。

尚达曼严正指出：民主制度的实施，必须重视官员的问责制。问责制让选民进行监督官员或候选人做出的承诺就应兑现，但并不是所有威权国家都有问责制。目前中国已建立了一套完备的问责制。

尚达曼对“自由”和“民主”的诠释视野，无疑是一个新的高度。

总的来说，残酷的疫情不分种族和国界，但经过无情的摧残和考验后，东西文明的支柱力量——价值观，都一一受到严格的检验而暴露了许多短板。东西文明价值观的优劣本质，也许世人得跳出种族和文化的框框，摆脱种种偏见和歧视，站在更高的角度，才会得到客观完整的评价。

（作者为前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及课程发展署中学华文教材组主任）

新加坡 跨文化舞蹈的创作 从《阿里和法蒂玛》谈起



文图 · 蔡曙鹏

历史上，许多学校和校友会在新加坡舞台艺术的发展道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上世纪初，养正学校的师生编写《毒妇现形》、《好男儿》（1915年）等剧、组织演出，是学校演剧的先锋。爱同校友会也在1930年代推出了原创话剧《呐喊》（1935年）、《傻大丧妻》（1935年）、《全民抗战》（1937年）、《怒涛》（1937年）、《巨浪》（1938年）、《灰》（1938年），成为话剧发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工商校友会等为学校筹款或为天灾义演的游艺晚会上，除了演剧之外，更有歌咏、舞蹈、武术表演，在校园里播下

音乐和舞蹈的种子。又如1940年的“爱同校友会、静方校友会音乐筹款大会”上，演出了教员林一平的作品《燃起强烈的火炬》、《游击队》和《中华儿女》，鼓励本地创作。到了50年代，为筹办中的南洋大学义演，校友会、学校、工会、戏曲团体、音乐社积极编创与演出节目，与反黄运动、建设马来亚文化热潮相伴而行，可以说是与新马文学作品逐渐从面向中国的“侨民文艺”，转型为“马来亚华文文学”的趋势相呼应。

当时，新加坡人民争取与马来亚联合邦一起独立，成立一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新兴国家。



不少学生学习马来文、学习印度舞，和兄弟民族文艺团体交流，加强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团结。跨文化舞蹈与戏剧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1957年，印尼一位出色的年轻舞蹈员廖春远（又名廖春慧）随印尼文化代表团到新加坡演出期间，访问南洋大学。这个与南大舞蹈爱好者接触的偶然机遇，掀起了学习马来舞的热潮。在短短一周里把她刚学会的苏门答腊伞舞、椰壳舞和蜡烛舞倾囊相授，传授给热衷于学习马来舞的南大生，启动了华人学习他族舞蹈的新历程。接下来几年，校友会、文艺团体（如艺术剧场、康乐音乐研究会、崇福校友会、爱同校友会、南大戏剧会、华中戏剧会等团体）的跨文化舞蹈与话剧陆续登场。

最先出炉的是青年印度舞蹈家巴斯卡，以印度古典舞婆罗多舞（Bharatanatyam）形式呈献的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1958年）。接着，为建立学生楼义演，梁巧珍编导的马来舞剧《阿里和法蒂玛》（1959年），南大戏剧会以华语演出、郭颜开导演的泰戈尔的剧作《第一个微波》（1960年），胡桂馨主演、马来亚大学学生会与中文学会联合演出英语古装戏《洛神》（1961年），马来艺术协会（Perkumpulan Seni）和美丽遗产艺术团（Sriwana）以马来

语联合演出曹禺的《雷雨》。一系列的跨文化剧场（Intercultural theatre）演出，先后辉映。

《阿里和法蒂玛》南洋大学礼堂首演

舞剧在中国，历史并不长。吴晓邦1939年创作的三幕舞剧《罂粟花》是这个艺术品种的开篇之作。新加坡观众对中国舞剧的认识，始于1959年拍摄的两部舞剧电影《宝莲灯》和《并蒂莲》，之后还有《蔓萝花》。这些电影，启迪了本地舞蹈爱好者创作思维，向话剧圈的同仁看齐，进军舞剧的新领域。一部以马来同胞的故事为题材的跨文化舞剧——《阿里和法蒂玛》面世了。舞剧的女主角与执行编舞、今年高龄81的梁巧珍（又名梁巧贞）自13岁（1953年）开始，就积极参加了小学教师联合会、新加坡华文中学校毕业班艺术研究会、养正中学、工商校友会的舞蹈演出活动。她说：“在无数次为南大义演和校友会的演出过程中，我爱上了舞蹈艺术。南洋女中学姐吴素妮在芭蕾舞界的出色表现，也鼓励了我对舞蹈艺术做贡献的向往。”她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华校年轻人一样，以舞言志，让想象力自由飞翔。“那时，我只有19岁，学长们集体讨论，把故事大纲定下了之后，要我编舞。我一面编，一面听取意见，一面改。大家都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创作”。由年轻演员在南大礼堂首演的《阿里与法蒂玛》，受到热心学习马来文化、努力想以文艺促进与异族同胞友谊的大学生热烈欢迎。这部华人舞蹈员演绎马来爱情故事的作品消息，很快就传到马来、印族同胞的文艺圈。

小舞剧《阿里和法蒂玛》故事以阿里和法蒂玛两个热恋中的青年为中心。因为海盗来袭，阿里出海对付海盗前，把定情的戒指送给法蒂玛。一天晚上，法蒂玛拿出戒指在树下思念阿里，不料两个嬉戏的小孩跑过，戒指被打飞了。村女拿着蜡烛协助法蒂玛找戒指，最后终于物归原主。这场虚惊后，阿里也回来了。小舞剧在喜气洋洋的欢舞中落幕。尽管这次演出缺乏资源，舞曲是几首马来乐曲剪接而成。然而，梁巧珍巧妙地以她学过的马来蜡烛舞为基础，融合了其他马来舞如Joget的舞步，串联剧情，加上演员们真情流露的表演，观众看得津津有味。这个富有诚意的演出，有故事、有人物、有独舞、双人舞和群舞，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与时代意义。翌年，

《阿里与法蒂玛》入选文化部主办的《国际之夜》。在文化部的帮助下，找到国歌作曲者朱比赛（Zubir Said）为小舞剧作曲。舞剧的故事情节、舞蹈编排、舞汇提炼、灯光设计四个方面都做了调整，使演出质量大大提高了。1960年第44期的《行动周刊》以其剧照作为封面，说这部改名为《幸福的戒指》的小舞剧“内容比以前更为充实。整个舞蹈的演出，无论在情节上或舞艺上，都比以前精彩和优美多了。当地艺术工作者能有这种忠于创作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大加以赞扬和鼓励的”。马来舞蹈界的青年编导农仄（Nongchik）和印度舞蹈家巴斯卡观赏后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农仄说：“我们有类似华族戏曲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邦沙旺（Bangsawan），但是没有西洋芭蕾那样的舞剧传统，将来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编演舞剧。”17年后，他参与创立于1955年的美丽遗产艺术团，重新编演了《阿里和法蒂玛》，在舞蹈史上留下佳话。八十年代，该团的后起之秀又再重编了一次。

《甘榜的故事》和《巴督山的传说》

《阿里和法蒂玛》易名为《幸福的戒指》1960年重演成功后的翌年，华侨中学毕业生叙别会排演了一部原创寓言舞剧《甘榜的故事》寓言舞剧。内容是一个华族、马来族、印族和睦共处的“甘榜”（Kampong），突然来了一个金发的



青年剧社、儿童剧社1974年舞剧《巴督山的传说》右起林锐鏢、张德顺、赵文娟、陈娟瑞、吴雪妮、严月婵等

魔鬼，对村民百般欺凌与压榨。最后村民忍无可忍，团结起来，终于把这妖怪赶走。其呼唤民族团结、抵御外来霸权的主题，不言而喻。14年后，新加坡青年剧社与儿童剧社舞蹈团由华丽、郭淑女、蔡曙鹏、赵文娟、陈桂月、林锐标组成的导演团，在《甘榜的故事》基础上，重新编排故事，丰富情节、增添风妖、雨怪等角色，改名为《巴督山的传说》，发展成篇幅较长的舞剧，演员多达53人，在国家剧场连演十晚。一个故事两组舞蹈员时隔14年再次搬演，是跨文化舞蹈创作史上少有的特例。

跨文化舞蹈剧场在本地呈现的四种模式

跨文化剧场涵盖了好几种形式。一是以他族艺术形式演绎他族故事，如南大学生以马来舞演出马来故事《阿里和法蒂玛》；二是以本族艺术形式演出他族故事，如巴斯卡艺术学院以印度婆罗多舞演出《梁祝》；三是一个民族的舞蹈员以多元民族的艺术形式演出一个多元民族的故事，如华中学生演出的《甘榜的故事》以及青年剧社和儿童剧社舞蹈团演出的《巴督山的传说》。1959年新加坡各民族舞者因为文化部组织了200多场深入民间的（包括了华族、马来族、印族音乐舞蹈和芭蕾舞节目）“人民联欢之夜”，使异族音乐员舞蹈员有了同台演出的机会。他们在接触中感受彼此的文化，逐渐意识到多元民族艺术的丰富多彩，为华族舞者创作多元民族舞蹈积累了经验。1965年独立以后，华族舞者书写民族共建家园的作品当中，以1969年新加坡开埠150周年纪念活动，李淑芬为人民协会专业舞蹈员编排



舞剧《幸福的戒指》剧照刊登在《行动周刊》封面



的《祖国颂歌》最具代表性。这个舞蹈将早期移民渡海南来，披荆斩棘、艰苦奋斗，把新加坡从一个渔村发展成现代化海港的历史进程，浓缩在舞剧里。1978年至1981年期间，她为凤凰舞蹈团再度创作类似作品，如《美丽的家园》等小舞剧，歌颂民族和谐共处的精神。

跨文化舞蹈的第四个模式是多元文化舞蹈（multicultural dance）：由多个民族的舞蹈员演出多个民族共舞的创作。成立于1972年隶属于前文化部的国家舞蹈团和拥有三大民族舞蹈员的人民协会文工团，在七十年代中期，开启了在海外宣扬新加坡多元民族和谐共处、共建家园的形象工程。以1977年国家舞蹈团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东南亚运动会文化节为例，选演的节目包括由华、巫、印舞蹈员合演的《苏·里兰组曲》和由Madhavi Krishnan、Na'a'im Pani和黄秀珍合编的《渔村组曲》等。后者以轻松手法，描绘出五十年代新加坡渔村各民族简朴生活和纯良民风。这个节目于1981年再度出国演出，和李淑芬等人合编的《团结的节奏》，被推荐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首届亚细安艺术节。《团结的节奏》以三大民族的大鼓、铃鼓、腰鼓为道具，其急缓交错、大小声多次对比、队形变化多样、三大民族组成的造型多而不雷同，高潮迭起，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笔者在演出后的第一届亚细安舞蹈研讨会宣读的《新加坡多元文化主义的舞蹈艺术》也引起亚细安同行的热议。这是因为亚细安成员国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如何鼓励舞蹈家在作品中展现民族多彩文

三大民族（华、巫、印）意象作为封面的演出特刊

化遗产、紧扣国家形象塑造、发挥舞蹈文化功能，是大家关心的课题。印尼舞蹈学者I Made Bandem博士即席发言时说：“新加坡作品是个很好的实验。《团结的节奏》涵盖了各族多种鼓的舞蹈的本真性和整体性，齐舞时水乳交融。”泰国舞蹈学者Surapone Virulrak回应道：“《团结的节奏》有利于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泰国也可以挖掘其多元民族文化资源，做类似的实验”。极力认同《团结的节奏》的马来西亚编导Ahmad Omar，一年后带领吉隆坡的国家艺术中心文化代表团，在芳林公园演出。节目中也有一个跨文化舞蹈作品，富有新意。

1982年，国家剧场信托局在文化部支持下举行的第一届新加坡舞蹈节，是本地舞剧发展的里程碑。在短短五天内，有《聂小倩》、《三角恋爱》、《魔链》、《姑嫂鸟》、《拉丁马士》、《海龟的故事》、《化蝶奇缘》、《马兰花》、《沙恭达罗》、《阿尊纳王子》、《阿·菲尔》和《鹿仙》共十二部舞剧首演。其中印度艺术协会呈献的跨文化舞剧《拉丁马士》，将印度婆罗多舞、爪哇古典舞、峇厘舞巧妙结合，演绎了黄金公主凄美的故事。

新加坡印度舞蹈团创作与演出多个有具体艺术内涵的跨文化舞剧。例如成立于1981年的艺术神殿（Temple of Fine Arts），先后推出了《白蛇传》（1990）、《天鹅湖》（1991）和《化



新加坡印度艺协会1982首演的舞剧《拉丁马士》，融合了印度、印尼和马来舞蹈，风韵独特。

蝶奇缘》（2003）共三部取材自他族经典作品的舞剧。《白蛇传》演员谢幕后，主宾许通美教授上台热情表扬了艺术神殿别具匠心的节目，鼓励各族艺术家多阅读他族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多交流与合作。

来自斯里兰卡，入籍新加坡的舞蹈家妮拉萨地琳赓在1979年创立了飞天艺术团（Apsaras Arts），多次与聚舞坊创办人严众莲、马来族舞蹈家宋赛儿合作，在海内外艺术节展现了多元民族舞蹈。最早赢得美誉的是她1982年为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制作的舞剧《娃丽的婚女》，受邀参加演出的除颜明理、蔡曙鹏等之外，还有知名马来舞蹈员多人。她对传承传统和创新同样重

视，像李淑芬和宋赛儿一样，创作了不少多元民族舞蹈，自由地融合了印度舞中古典风格主义（Naryadharmi）的和现实主义（Lokadharmi）的编舞法则。

另一个71年来多次呈献跨文化舞蹈的新加坡印度艺术协会，曾经创作了两个风格迥异的四幕舞剧《五莲》（2002）和五幕舞剧《老榕树的传说》（2018），得到海内外舞蹈界的关注。前者讲述佛陀的故事，参加者包括了佛教、基督教、回教、兴都教等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八十多名舞蹈员、音乐员。他们合作无间，在排练过程结下深厚情谊。印度艺术协会、舞跃舞乡、Dian马来舞蹈团合力创作的寓言舞剧《老榕树的传说》，采用越南同名文本，2018年在河内与新加坡公演，完成一次跨文化交融与对话，为新、越舞蹈交流留下难忘的一页。

正如前大法官陈锡强在多年前一次演讲所说的那样：“新加坡的成就在于以多元民族主义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建构基石”。60多年来，一代一代的舞蹈家精心打造跨文化的舞蹈创作，是他们珍贵的集体记忆，也是我们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的经验，启发了后来人。尝试与他族同胞合力创作，已逐渐成为不少新一代舞蹈创作群体的自觉意识。我们期待新人出新作，继续探索多元文化艺术的当代审美表现。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2002年的跨文化舞剧《五莲》，集中了不同宗教信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舞蹈员，共同创作与演出



跨文化舞剧《老榕树的传说》河内首演后，全体演员与新加坡驻越南大使馆陈伟明副大使（第二排中）、越南国家从剧院院长范玉俊（第二排左三）合影



爱心书屋 满溢爱心



图文·丁元芳

在 中国贵州省省会贵阳的南明河边，有一片6楼以下的低矮居民住宅区，这儿独缺一座图书馆。我母亲遗留给我的房子就在其中：新五栋一楼二号。

2018年8月9日，老黄历写着宜：迁居、会友、开市。是个好日子！

我将筹备已久的“爱心书屋”正式挂牌，向附近居民推出免费阅读服务。

天空浅蓝夹着纱白，阳光像盆中散开的蛋黄，将整栋宿舍包裹。屋内墙壁呈果绿色，白色的墙灰线横横竖竖框起了长方形的砖块，一切都显得中规中矩。

十二个铁皮书柜，将屋内两个空室墙壁充满。

书屋的特点是：只收藏纯文学作品书籍，目的是使作家们有一个探讨文章写作技巧的空间。孩子们周末能在书屋读书，因邂逅老师而受教。书屋的开放，得到贵州散文学会会员及当地文化人的大力支持，纷纷上门捐书。有10位正在学绘画的中学生们送来自己的绘画作品，书屋管理员把她们的画作高置于书柜上，以示鼓励，希望孩子们有积极向上的意愿！有爱读书的渴求！像她们的画作那样对生活有美好的追求！

书屋接收了许多文友无私捐赠的文学作品书籍，佳作无数。我希望从继承、传承、发扬中华文化的大局来看，不再因为地域、信仰、宗教、贫富、长幼等因素，存在排斥异己的文学作品。

2019年8月10日“爱心书屋”迎来20多位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进行经典散文品读活动。一些会员还随身带来捐赠书籍。书屋举行了简单的仪式，由学会会长秦连渝、副会长黄彩梅代表书屋接受捐赠，并为捐赠书籍者颁发了“收藏证书”。会员们在经典品读活动中积极交流踊跃展示，文学氛围浓郁，活动效果良好。在精心安排的烧烤晚餐上，会员们兴趣盎然，边品美味边聊天，度过极其有意义的一天。

而在我旅居的新加坡，文学友人、作家和一些文化团体，得知我在中国贵州省，将自己的私人屋子，无偿提供出来作为公益性的图书馆，纷纷倾囊相助，把自己出版的文学作品，或者私人购买，或者文友请求雅正的收藏书籍，无偿捐赠出来。

齐亚蓉、谭瑞荣、符懋谦、孙希、蔡剑秋等作家带头捐赠。新加坡热带文学俱乐部以谢声远会长最为热心，自己捐赠了还号召会员们也积极



大家纷纷前往爱心书屋进行捐赠



义工在分类收到的书籍



惠赠墨宝的部分书画家



获赠证书的部分作家

行动起来，将历年来热带文学协会出版的文学丛书、文学评论集、历届新马文学、方修获奖作品等收集整理起来。日落东、佟暖、锦福等几位老师，经过多方翻找问寻，终于整理齐备并用布包整整齐齐打包好递交给我，让我倍感温馨，犹如接过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在家陪伴病危老母亲的辛羽老师，收罗了自己的藏书一大袋，几次约我才送到手上；艾禹老师等不及我上门，竟然直接通过邮局一天之后就寄到我家里。我在新加坡贵州同乡会的同乡，有书赠书，没书的出力。杨子、喻启明、姚远堂同乡，自动帮忙我上捐赠老师家里拿书，出钱打出租车运书给我；副会长李曼娜虽没有书可以捐赠，但我有求她驾车帮忙我拉送厚重的书箱时，她没有迟疑过；还有地铁工程师袁金荣博士，把他放在惹兰勿刹家中，中英文版的藏书也捐出来。

更令人激动的是，借着书法展、书画展览，许多本地的书画家，如孔令广、马双禄、胡建成、丹红、宋梦、赵佳昕（小画家当时送画的时候才10岁）听到我为了装饰书房，有一个文雅的看书环境而向他们求字画时，纷纷不吝惜笔墨，挥毫题写、绘画，尽显他们的爱心鼓励之意。

由于有上述作家、画家、书法家起带头作用，第一批次反映很好。接下来第二批的作家们有石君、君绍、胡春来、陈川波、网雷、依凌、蔡裕林。他们听闻后陆陆续续给我捐赠自己的新作及藏书。出版《赤道风》刊物的元老，方然与芊华这对夫妻，在家整理了自己的新旧作品，还相赠了有南洋代表性的新马文学作品书籍数册，还教会我们自己在家收藏几十年，如何保护书籍的心得！老师诚意的解说真让我感动目润。

如今，以作家连侨思带头牵线，随后就涌现了邹文学、陈妙华、连奇、丁云、林子、流军、李宛娥、伍木、李选楼及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作家热心捐书。新加坡百胜楼的新华书局、圣尼格拉女校中学部及新加坡育青中学，均在旧图书馆翻新换旧书的当儿，答应捐赠出部分旧书，真是非常感谢他们的义举！

此时，我觉得一楼二号书屋的名字最能代表我的心声：爱心书屋，装满了大家的爱心！

（作者为爱心书屋创办人）



为文而生 鞠躬尽瘁

水 黄孟文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山芭岁月

1937年7月27日，马来西亚霹靂州锡矿业城镇金宝，一间简陋的锌板屋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来自侨乡（广东梅县）的父亲给他取名孟文（孟意指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希望他将来成为一名学有所成的读书人。

孟文四岁那年，日军大举南侵，为了躲避战乱，他们举家迁至彭亨州，父亲在那里的金矿场谋得一份“甲巴拉”（工头）的差事，以赚钱养活一家大小。

孟文自小就对语言文字有着超乎常人的喜爱，成为一名小学生后更是书不离手。小学毕业前，举凡到手的表扬忠烈、歌颂英雄之类的故事书，诸如《岳武穆传》、《薛刚反唐》、《五虎平西》以及文天祥、班超等名人传记，他都一读再读，且对于《西游记》、《白蛇传》之类的神怪小说也有着特殊的喜爱。

随着父亲工作地点的变动，他们一家先后辗转邦江、文打、立卑、劳勿等地。他也先后在那

些小镇完成了自己的小学、初中教育。那时他们一家住在矿区，距市镇尚有一段距离，他上学、返家途中都是边走路边读书。一次上学路上，他被孙悟空大闹天宫所吸引，以致浑然忘我，竟坐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过起读书瘾来，把上学一事忘得一干二净。

除了手不释卷，他也自小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这一切都为他日后在文坛大展拳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文而生。”他自己的总结语。

至于学业成绩，“上中学后就一路领先。”他坦率笑言。

在劳勿的中华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即开始在一些特刊上发表文章，有散文，也有小说。

14岁那年（1951年），他的小说《往事》获新加坡《华中月报》杂志颁发的小说奖，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项。

青山环绕、天蓝云白的山芭岁月给了他丰富的写作题材，他把这些文字或留在日记里给自己，或发表于刊物与大家分享。随着弟妹们陆续

出世，他们一家大小挤在鸽子笼似的锌板屋里，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但由于有文字的陪伴，每当忆起这段时光，孟文的内心都充满了温暖。

求学槟城

初中毕业后，孟文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槟城的韩江中学。韩江中学是为了纪念中国大文豪韩愈而命名的。该校秉承韩文公“笃于行”的精神，立下了韩江百年树人之根基。“文”指学问，“行”指品行，此二者成为韩江学子为人行事的两大支柱。甫一踏入校门，孟文就切实遵循校训，严格约束自己。“文”于他而言，除了普遍意义上的学问，更多的当指跟语言文字相关的文学，这是他一直以来比较偏重的学科。

也就在这所学校，他的英文突飞猛进，为以后华英双语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之前对于文学的爱好纯属天性使然，那么进入韩江中学之后，孟文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背负着这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一定要留下些什么，绝不可白白地走一遭。

有了这样的信念，他更加勤奋努力了，课余时间几乎全都用在了阅读和写作上。也就在这段时期，他开始接触到一些文学大家的作品，对他影响最深的当属文学巨匠鲁迅先生。

“鲁迅是我崇拜的对象，也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一再强调。

高中毕业后，他回到母校中华中学做了一名兼职华文教师。第二年（1958年）即南下狮城，考入南洋大学中文系。这条在江湖里闯荡的鱼儿终于游入了大海。

踏足云南园

进入南洋大学，除了接触到大量的文学名著外，他也遇到了几位令他难以忘怀的老师，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教过他文字学的潘重规教授。潘教授学问高深、治学严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另一位长于诗歌创作的余雪曼教授也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余教授生性浪漫，跟潘教授截然不同，但他们在教导学生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令他叹服不已。

值得一提的还有教过他现代文学的才女凌叔华教授。凌教授的课堂上常常挤满了人，因为大家都对这位跟冰心、林徽因齐名的大作家充满了崇敬之情，孟文也不例外。

这个时期，孟文的创作欲空前高涨，一篇又



大学时期跟同学合影（左二为黄孟文）

一篇佳作出现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并很快引起了本地文坛的关注。

但其实，刚入大学那年（1958年），他的小说《柳暗花明》就在中文学会举办的小说创作比赛中获奖。

大量创作的同时，他还参加了中文系的文学社团——“创作社”，跟周黎一起合编《大学青年》杂志。这并非他第一次参与编辑工作，初中、高中毕业时的特刊都是由他负责编辑的。

1962年，孟文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取得南洋大学文学学士。

毕业典礼上，他迈着矫健的步伐率领全体毕业生进入会场。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双饱含深情的大眼睛关注着他。学业、爱情双丰收的他气宇轩昂，意气风发。

两年后，他跟相恋多年的大学同窗陈华淑喜结连理，两个文学青年携手跨入了人生的新阶段。

步入文坛

刚一踏出云南园，爱才若渴的《民报》老总饶柏华即请孟文担任该报副刊编辑，这对初出茅庐的他来说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鞭策。

1964年，他获政府奖学金，进入国立新加坡大学攻读中文系荣誉学位，两年后进入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行政官，业余撰写硕士论文，1968年获新加坡大学硕士学位。

已升级为人夫、人父的黄孟文在兼顾学业、事业之余，除了创作小说、散文，他也开始撰写文学评论及学术论著。

1969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出版，好评如潮。次年，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我要活下去》出版，同年他还出版

了第一部学术论著《宋代白话小说研究》，并编选了一部《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同时还主编了《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

新马分家之后，孟文即萌生了组建新华文学社团的想法，他联系当时的名作家连士升、苗秀、姚紫等，发起成立了“新加坡作家协会”。1970年8月，该协会在里巴巴利路“风景楼”顶层宣告诞生，连士升、李庭辉、苗秀、柳北岸、姚紫、赵戎、孟毅（黄孟文）、谢克、杜红、周燦、苗芒、陈凡、麦青、周祺等14人出席会议，由于黄孟文当时就职于文化部，对于起草章程之类的事务比较熟悉，加之本身年纪轻，故被选任协会秘书，由他联系大家聚会交流。

协会成立后不久，孟文负笈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钟祺与连士升又先后作古，加之其它一些客观原因，并未能开展任何活动。

1976年，孟文学成归来，即与几位执行理事如田流、谢克、杜红、范北羚、林北等商讨重组新加坡作家协会，易华文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同时适当修改协会章程，以吸纳更多年轻写作人入会。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成功改组之后，得到新华文化界尤其报馆的关注与支持，迅速步入正轨。

1987年，该协会名称改回“新加坡作家协会”，沿用至今。

新华文学的推手

早在1970年，黄孟文就推出“新加坡华文文学”（简称“新华文学”）这一定位名称。首

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会长后，他大胆邀请其他源流的写作人参加该会的新春联欢会，并兼任“新加坡英文作家协会”秘书及副会长。1978年，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与前南大联合邀请多位各大源流诗人参加“全国诗人新诗朗诵大会”。同年四月，该协会创刊号刊载了一篇由四大种族语言精英参与的笔谈，这一系列突破性的活动为新华文学踏出国门做好了铺垫。

1979年，他率先组织并带领多种语文的作家团访问中国，会见了中国著名作家冰心、萧乾等。此后还组团出访东西马、台、港、泰、菲等地区，为新加坡与其它亚细安国家的文化交流搭桥铺路。

除了踏出国门进行文化交流，他还主动邀请多位国外名家前来访问，如金庸、梁羽生、柏杨、余光中、王蒙、王安忆等，这些作家自四面八方齐聚岛国，盛况空前。

自1980年代始，他领导下的写作人协会与星洲日报等机构联办了数届国际华文文艺营，邀请了大批国际著名作家前来，包括萧军、艾青、洛夫、郑愁予、聂华苓等。

与此同时，他也大力推展文学出版活动，内容归纳起来有二：其一是定期出版多种文学刊物，如《文学月报》、《新加坡作家》、《微型小说季刊》等；其二是出版多套文学丛书，如《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丛书》（12本）、《吾土吾民创作选》（6册）、《鱼尾狮文学丛书》（12本）、《新加坡当代小说精选》、《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微型小说经台湾传入新加



里巴巴利路“风景楼”顶层创立“新加坡作家协会”时留影（摄于1970年）



黄孟文参加文学活动



黄孟文部分作品一览

坡，很快在本地文坛扎根、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成果，新加坡成为主导世界微型小说研讨的龙头老大。1993年，新加坡作协与中国微型小说协会在上海举办“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这是微型小说走向世界的第一次。

1994年底，新加坡作协主办了“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各国代表聚首狮城，共同研讨微型小说的艺术特色及发展方向，奠定了该文体的世界性地位。

在这些活动中，黄孟文都担当着倡导者、组织者、核心领导者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也是身体力行的创作者及评论者。

2001年，“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在新加坡注册，宣告成立，黄孟文任创会会长。

至此，他成功将新华文学推向世界，也成功将华文微型小说推向世界文坛。

而他自己也为世界华文文坛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比如被著名作家刘心武喻为“铃铛作钟鸣”的《第18,475支香》，比如《喜鹰》，比如《官椅》，比如《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比如……

尾音

为了表彰黄孟文对新加坡、对东南亚乃至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杰出贡献，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于1981年将国家最高荣誉之文化奖（华文文学）颁给了他。他也是这项至高文化荣誉奖的首位得主。

而早在1978年，他翻译自己的短篇小说选集《Glimpses of the Past》（《昨日的闪现》）荣获新加坡全国书籍理事会颁发的翻译奖。

2008年，他荣获世界华文文学小说研究会、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颁发的世华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

2011年，他荣获中国郑州·第四届小小说节颁发的“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及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颁发的“南洋华文文学奖”。

2013年，他荣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颁发的“南洋卓越校友奖”及四川出版集团颁发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经典奖”。

这些奖项极具分量，但却始终没被黄孟文放在心上，因为他的心早已被一个字占满，那就是——文。

习文、作文、论文、组建文学组织、参与文学活动、推动文学发展……他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为了丰富写作素材，一介书生的他甚至弃官从商。经商显然并非他的强项，但他笔下的人性从此饱满丰盈起来，这就够了。

不负父母，不负自己，不负家国，不负天地，为文而生，鞠躬尽瘁，他做到了，真的做到了。

后记

踏进雅姿园的那一刻，双腿不知为何颤了那么一下，那天下着雨，不大，但天空阴沉得厉害。

然见到黄孟文博士之时，双脚踏踏实实踩到了地上。

斯文、谦逊、慈祥，这是第一印象，虽然很多东西记不得或记错了，但没有关系，因为有一旁的陈华淑老师提醒或纠正。她是他背后的女人、他相濡以沫六十余载的爱侣、他同窗四年的校友、他志趣相投的文友，虽个性迥异，但绝对合拍。

“你们当初是怎样爱上对方的？”禁不住问道。

“是我一拳头打出来的。”她答。

“当初看上她的男生一定不少。”

“这得问她。”他偷瞄了她一眼。

“当初看上你的女生也一定不少。”

“这个不敢说。”他眨巴着眼睛，幽了一默。

他八十有三，她小他一岁。但我眼前看到的，分明是六十二年前的他们。

离开雅姿园时，雨住了，一轮圆月高挂天边。

那天是八月十五，一个美好而令人怀念的日子。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遇见2020

作者·陈雅恩

2020年对很多人来说是个莫名其妙的一年，时间仿佛被冠病盗走，一眨眼日子就过去了。这一眨，有的人不当一回事，有的人揉揉眼睛努力适应新常态，有的人滴下了思乡的泪水，在新马两国的海域之间泛起了圈圈涟漪。闭上眼睛的那瞬间，我只感受到一场“空”，空无、空虚、空寂，一阵冰冷和无奈。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我发现原来“空”也可以有温度。

还记得2020年伊始，农历新年年初三的那天下午，我们一家六口告别了家乡，挤在并不宽敞的居家车上，开始了年度横跨南北大道的漫长归途。车上的电台正播放着国际新闻，报道关于中国武汉冠病疫情大爆发的消息，五位数的病例令我们咋舌，内心既是担忧又是沉重。我还记得妈妈当时说了一句话：“幸好我们住在新加坡，新加坡比较安全。”

谁能料到，冠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肆虐全球，新加坡也没能逃过疫情的魔掌。看着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每日飙升，我们对这些数字由一开始的焦虑到后来的麻木，冠病还是没有消失。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出门时人人都必须戴口罩，并保持安全距离，学生和上班族也纷纷转至线上学习与办公。随着疫情在新加坡客工宿舍的加剧，政府也加强了防疫措施。我已经忘了阻断措施是在几月几日实施，只记得

当时的我正在图书馆里观看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直播，听到消息后再也无法专心写作业，在作业里留下了许多空白。后来，超市的日常用品被大众抢空，街道上少了川行不息的车马，有些人的心里悄悄地被空虚占据。

这个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大城市仿佛进入了真空的状态，原本的“繁忙”被按下了暂停键，人们被迫停下脚步去体验这场“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家里每天的“今天吃什么”变成了“今天有多少起病例”，“我们去哪里”成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我们这个大家庭每天你看我，我看你，一开始还未完全适应这种朝夕相处的新常态。阻断措施前，我们是这个大城市生产线里的一个部件，日复一日地埋头工作、读书，忙碌完了拖着疲惫的身子归来，只想躺在床上睡觉。我们习惯性地过着机械般的生活，将时间表排得密密麻麻，忙着忙着忘了与身边的人相处，忘了皮囊下的灵魂，忘了灵魂里的初心，忘了初心的美。

足不出户的我们每天处在同一个空间，令我觉得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那个大家都还没那么忙碌的年代。

面对这场“空”，父亲是家中最无从适应的成员。他无法外出工作，在家里闷得发慌，嘴里老是喃道：“我活了几十年还是第一次那么长时

间没工作，好不习惯啊！”听了这句话，我嘴上说着多一阵子就会习惯的，心里却想着，父亲也是辛苦了，在新加坡马不停蹄地工作了三十多年，为了养家糊口不曾停下脚步，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好好休息。

人若一直以来在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有”，忽然“空”就来到眼前会让人措手不及。幸好，我们是六个人一起措手不及。

翻开2020年的日记本，没有太多可纪录的，可是，那段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空着的日子，却在本子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和五颜六色的涂鸦。当时的我每晚都会躺在床上记录自己的一天，写得越多，心中的满足感也油然而生，庆幸自己没有无所事事地度过一天。

重温阻断措施期间的日记片段，发现这几个月的许多小事填满了心灵上空虚，重新为已经黯然失色的灵魂添上一层透光的颜色。

2020年4月9日：今天是阻断措施开始的第三天，原本今天是我的第一堂驾驶课，日期和时间早在2月时早已订好了，看来考取驾照的目标要迟些才能达成。

2020年4月12日：今天第一次和家人一起包饺子！我们包得有点丑，可是很好吃。

2020年4月18日：好久没有烘焙了，今天尝试柠檬酸奶蛋糕的食谱，但是并没有成功，我忘记放泡打粉了啦！

2020年4月21日：今天是我的二十一岁生日，半年前本想要在生日时独自去背包旅行，不过这个计划泡汤了。生日就在家和家人一起过，妈妈煮了我爱吃的菜，挺好。李总理今天在电视上宣布将阻断措施延长至6月1日，这是一份很特别的生日礼物吧。

2020年4月29日：终于翻开了之前在图书馆还没关闭之前就囤积的书本，读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这里没有荷塘，可是有月色，也不错。

2020年5月4日：今天终于结束了线上考试，结束了大二生活！！上了将近两个学期的网课，好久不见老师和同学们。网课省下了从家里到学校来回的三个小时，我也敢问老师问题了，有进步！

2020年5月7日：在家中一直不出门感觉好不健康，已经连续一个星期坚持运动了，加油！

2020年5月10日：今天是母亲节，我做了一张母亲节卡片给妈妈。妈妈这阵子在家里每天煮饭给我们吃，好开心。

2020年5月18日：今天是实习的第一天，早上到国家文物局去拿电脑后就回家开会。第一次当实习生，有点紧张。居家实习有好有坏，好的是可以省下了车费和外吃的开销，坏的是我根本不会见到我的同事……

2020年5月24日：早上和妹妹到超市买些食材和必需品，好喜欢逛超市啊，现在哪里也去不了，逛超市已经成了我的乐趣。

2020年5月26日：今天是我两个月以来第一次和朋友在线上聊天玩游戏。家里的wifi好差，我的画面一直卡着，心累。

2020年5月30日：阻断措施终于要结束了，可是我已经习惯了呆在家里，也挺喜欢呆在家里的……

阻断措施前，作业里的空白是因为头脑不清醒而无法填写，阻断措施后，心灵的空虚是因为头脑终于清醒而被填满。

两个月的阻断措施，说长不长，却提供了我放缓脚步思考的空间，也让我更清醒，倾心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碰触自己遗忘已久的灵魂。我与家人也因为更多的相处而拉近了距离，我们不仅是彼此最坚强的后盾，更是彼此最柔软的棉袄，可以一起遮风挡雨，也可以一起在雨中起舞。

若是没有那场“空”，我不会完成自己清单里的很多东西；若没有那场“空”，我不会用心记录每天的生活点滴；若没有那场“空”，我不会对生活有更多的向往和期许；若是没有那场“空”，我不会写下今天的这篇文章。

遇见了2020年，也就重新遇见了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挺好。

妈，新加坡好像也没有那么安全，可是因为有你们，所以我觉得很安心。

（2021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源》杂志

优秀文学作品奖 (2021)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1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散文。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散文（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4000左右。

投稿：即日起至2021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

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
ruirong@sfcca.sg
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林子平作品《峇厘岛之二》彩墨 69x69cm (1997)